

青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空軍
忠勇

抗戰
期中
軍民
忠勇
故事
集

周佐治編



628.504

821

2

青年模範叢書

空軍忠勇故事集

周佐治編



3 0664 2042 7

青年出版社印行

青年年模範叢書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 (一) 張 騫、蘇 武
- (二) 衛 青、霍去病
- (三) 馬 援
- (四) 班 超
- (五) 諸 葛 亮
- (六) 李 世 民
- (七) 岳 飛
- (八) 辛棄疾
- (九) 戚 繼 光
- (十) 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 (一) 陸皓東、史堅如
- (二) 鄒 容
- (三) 秋 瑾
- (四) 黃克強
- (五) 陳 英 士
- (六) 朱執信、廖仲愷
- (七) 蔡松坡
- (八) 黃花岡

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 (一) 陸軍忠勇故事集
- (二) 空軍忠勇故事集
- (三) 團員忠勇故事集
- (四) 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 (一) 遠征軍在前綫
- (二) 活躍的青年軍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一、我國古以六藝施教，兼重文武，故歷代賢豪，在其青年時期，每當國家危難之際，輒能投筆從戎，奮起衛國，其可歌可泣之行爲，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迄乎近代，首倡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自

國父孫先生以次，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行爲之義勇悲壯，更遠邁古昔。此次對倭抗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敵愾同仇，奮勇殺敵，在

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大多亦是

628.504

821

60487

青年；此其所為，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為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亦即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為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及今後復員建國之大業，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實為今日切要之圖，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

二、基於上述之理由，本叢書計分四輯，共二十四冊，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

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

(一)張騫、蘇武 (二)衛青、霍去病 (三)馬援

(四)班超 (五)諸葛亮 (六)李世民

(七)岳 飛 (八)辛 棄 疾 (九)戚 繼 光
(十)鄭 成 功

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

(一)陸皓東、史堅如 (二)鄒 容 (三)秋 瑾

(四)黃 克 強 (五)陳 英 士 (六)朱執信、廖仲愷

(七)蔡 松 坡 (八)黃 花 岡

第二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

(一)陸軍忠勇故事集 (二)空軍忠勇故事集

(三)團員忠勇故事集 (四)民間忠勇故事集

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

(一)遠征軍在前線

(二)活躍的青年軍

三、本叢書所輯各書，其篇幅內容，力求均勻。但事實上，或以其人
事蹟甚多，雖經過揀擇，仍不免失之於繁；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
來甚少，雖廣為搜集，仍不免失之於略。加以限於時間，成書倉
卒，魯魚亥豕，在所弗免。敬希讀者惠予指教，俾再版時得以改
正，不勝企幸。

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

空軍忠勇故事集

目次

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

緒言

- 一、憶我壯士閩海文……………五
- 二、沈崇誨肉彈炸敵艦……………一一
- 三、擊落敵機十一架的劉粹剛……………一九
- 四、「八一四」首開紀錄的空中英雄……………三一
- 五、江南大地之銅盔——樂以琴……………四九

- 六、李桂丹血濺武漢上空記……………五七
- 七、陳懷民肉彈擊敵記……………六七
- 八、「一一、四」殉國英雄鄧從凱……………七一
- 九、記周志開……………七九
- 十、記翁心翰……………一一七

空軍忠勇故事集

緒言

八年來的抗戰，寫不完許多如火如荼的史實，聽不完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這些史實，這些故事，只要你看著，只要你聽著，就會震動你的心弦，就會沸騰你的熱血。威武的地方，由不得要歡欣到手舞足蹈，可是遇到壯烈犧牲的當兒，就由不得要涕淚橫流了！假若你是一個青年，是一個壯志凌雲的青年，你一定更要關心青年報國的行徑，更想熟知青年冒熱血拋頭顱的愛國事跡，那麼，我推荐，我真誠的推荐你看看中國空軍烈士的輝煌成績；因為他們都是年紀青青的人，他們都是有相當學養的人，為着保衛祖國的領空，為着還打擊者以打擊，他們一個個都在浩瀚的銀空中顯耀着千城的光芒，照澈着下面

無垠的大地，溫暖了千百萬翹首天空的人們的心，震懾了無數窮凶極惡的強寇的胆。他們憑着什麼？他們憑着的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培護的大無畏精神，和着所有青年們都有的熱刺刺一片愛國的赤胆忠心。因此，不惜以他們的汗和血來灌溉來維護這民族的花果，要使牠開放着燦爛奪目的花朵，要使牠能夠結成碩大堅壯的果實。這種偉大的精神和行徑，在歷史上永遠有着光明的一頁，永遠伴隨着國家民族綿延的生命而垂諸不朽。你要是不甘蟻屈，你要是不願意讓大好的青春平白的消逝，要是你想替國家貢獻你的生命，要是你嚮往先烈遺哲的成仁取義之道，那麼，空軍的許多英雄就是活生生、最現實的榜樣。只要讀一讀他們的往事，任何的人無有不驚心動魄，無有不由衷的膜拜和景仰！何況同樣的青年，同樣有着長虹般的壯志的青年，豈有不心旌震蕩，還能不投袂奮起嗎？

說到中國的空軍，只有淺短的歷史；說到裝備及數量，遠不如頑強的敵人。可是在這種強弱異勢，衆寡懸殊的情況下，竟會串演出一幕一幕焜耀世界的名劇，收穫了無數珍奇的纍纍的戰果，然而也就不能不犧牲掉許多有為有守、可羨可愛的空中勇士。就

他們的本身說，他們之死，已贏得了很高的代價，應該不會資志以歿。就國家來說，失掉了這些空中的干城，未嘗不是一個浩大的損失。爲着要彌補這種浩大的損失，爲着建立今後屹立如山的空中長城，一定有若干若干的青年志士受着先烈們的精神感召，接踵而起，挺身而出。

空軍裏的忠勇故事，由於空軍先烈的瑰言瑋行，無一件不是精彩奪目，無一樁不是動人心魄，要是收羅的話，真可以說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本集因爲篇幅的有限，不能登載其中的什一，同時編者對於空軍情形的隔膜，難免不無滄海遺珠的缺陷。這裏所選載的十篇故事，都是有口皆碑的事實，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空中烈士，以他們來代表空軍壯烈犧牲的精神，由他們的成就來窺測空軍偉大的戰功，想來都應該首肯而同情的吧！

空軍忠勇故事集

一、憶我壯士閻海文

黃震遐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

在八月十七日早晨，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沒有一絲的雲紗，沒有一隻飛鳥，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祇有江灣北站會戰的雷鳴，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鼓。風聲隱約中，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前進！殺！」

在青天之上，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

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帶狀的黑烟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霍克機越飛越低，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烟來，顯然中了彈，陣地上多數的

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呆呆地對着天空上望着。

在霍克機快要變成「尾旋」的瞬間，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立刻變成了一把美麗的天傘，渾圓，潔白，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

陣地上的敵人全發狂了，房屋裏，桑林竹林裏，街頭橋堍，陣地上，到處都蜂擁出來，指天劃地，嘈成一團。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向闖去。

「去看支那飛行士，支那俘虜！」

「支那空軍投降了！」

「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要跪地哀求活命……」

一邊跑，大羣粗短的「皇軍」一邊嘻笑着，亂嚷着。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

中國的航空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最多祇有二十二歲。飛行衣已撕破了，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不肯屈服。

「皇軍」開始向他包圍，前前後後有數百人，後面還有數千人。他雖然祇有一人，但眼睛冒出火來，仍不後退，手裏握着一枝左輪。

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朋、朋、朋，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粗腿亂蹬着。日本人一齊奔逃，大聲吶喊，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臥倒在地上，都不敢抬頭。

「皇軍」對這「單人」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又在兩人陣亡之後狼狽敗退。

現在，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顆子彈了，日本人又爬前去，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勒令士兵把這「支那飛行士」活捉過來，不許殺害。他眼看着前後左右，都是敵人黃色的浪潮。抬頭是祖國的微笑的青天，低頭是祖國的芬芳的花地。青年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他英武地對着

祖國的青天立正，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朋！

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墳，上書「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

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纔二十二歲。

他又是東北人——遼寧北鎮，算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

高個子，和平的性格，不大講話。喜歡運動，研究驅逐戰術，誰都同他好。

二十六年八月七日，他們從南昌到淮陰，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八月十七日，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就此一去不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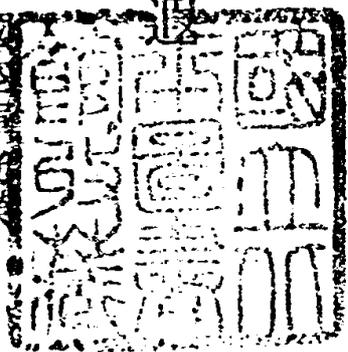
九月一日，在我方對閻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先登出了關於我閻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對閻烈士悲壯的殉職，非常感動敬仰，而發「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之嘆。原文結論有云：「我將士本擬生擒，但對此壯烈之最後，不能不

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中路）；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署名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於鵬程萬里，千犯百死，深入敵陣之時，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閩之愛友，殆無疑義，此少年空軍之死，雖如苞蕾摧殘，遺香不久，然對此多情多恨，深情嚮往之心情，雖爲敵軍，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

空軍忠勇故事集

二、沈崇誨肉彈炸敵艦

黃震遐



「八二三」後，當第四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綫血紅的上空時，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便是第二大隊——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岸的戰績。如今相隔數月，雖已事過境遷，但因為當日之所以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則如今忽見光明，與世人相見，縱然事隔半載，自然仍是新鮮的事——新鮮火辣的印象了。

第二大隊是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要算這第二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打擊。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第二大隊的威力。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日之出」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曾

經戰戰兢兢的提到：

「彼等所自誇的×××機，以之用作輕轟炸機，實有非常優異之性能，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此種飛機，時速一百九十哩，續航力十小時，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是九百三十哩，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里，故若是無風的天氣，極易飛來。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還不足七百四十哩，即使有小小的風，這種飛機，也可以十分容易地飛來……」

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機直襲東京起見，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洋面，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企圖將我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

木更津木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被我第四大隊和××隊打得油煎火化，大敗而逃。整個日本「皇國」的空中攻擊武力，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

和打擊。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機，又發生新的恐怖。

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擁塞在東海洋面佘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沒有遮蓋的。三千五千噸的「皇國」小巡洋艦，千把數百噸的小驅逐艦，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

有史以來第一次，日本海軍忽然感到自身的渺小。

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秘密場地內集中兵力，取了待機的姿勢。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紛紛撲滅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才移轉其目光於白龍港佘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陣——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和艘艘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

在倚山而湖的廣德飛行場上，祕密集中了一百名篋橋的學生，十萬發機槍彈，百噸

炸彈，和三萬匹馬力，加上雄壯的體魄，凌雲的壯志，犧牲的決心——湊成這個××大隊，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

這第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天會撼，地也會動的」。

從八月十四日開始，××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以鐵機轟鐵艦，是鐵的錘頭，打在鐵的砧上，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

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隊隊長的一段回憶：

「八月十九日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昇入萬呎蔚藍高空
中。

太湖的碧波如鏡，水汪汪的江南美麗之秋野，展開翼下。

高度二萬米，青天上有稀稀的一層薄雲。七架×××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越過浦江閃爍之帶，繞過淞滬的兵火，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

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副隊長沈崇誨的「九〇四」號機似乎發生故障，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煙，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

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航學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大家都曉得的。

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不見「九〇四」號機，不見崇誨其人的影子。但見高空萬雲如海，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

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

正午頃，率領着六架×××機繼續遂行任務。

七千五百呎青天中，祖國海岸消失了，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橢圓形的沙洲。將近一時，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余山在望！

敵人的軍艦，約摸有十餘艘，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有些在冒烟。

高度七千五百呎，進入轟炸航路——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

第二次投下三千磅！空氣緊縮着。

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火光怒閃，海水狂沸，澄碧的海中，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夾着萬千的碎片，蹂躪整個佘山附近的洋面。

三彈着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舷的一米達處，猛烈閃光之後，艦體逐漸傾側，冒烟，人員如螞蟻亂爬，終歸翻了過來。咚的一聲，汽鍋爆烈，又是白水的大山。

其他大小敵艦，同時四散逃命，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

歸途，青天，艷陽，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

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率的掠影在雲中穿過，不辨敵我。

白龍港又在望了，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線徐徐出現，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即是白龍港。

這時看到我們下方二千呎處，有一隻孤獨的×××機在慢慢逡巡着。

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驚慌失措，向上海蠕動逃去。

機會太好，可惜炸彈已投光了，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

天哪，就在我們悲憤填膺，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敵艦上方的孤獨的×××機（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九〇四號了），忽然對準一艘敵艦，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

我們的心，我們的血，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

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白龍港風雲暗淡，山河變色……

烟——強烈的白光水柱，大蓬的黑烟，突出海面數百尺。

烟消火散，敵艦傾側，傾側，艦尾先沒，人如青蛙亂跳入水，轟的一聲，火藥庫爆裂，一切燬滅！

沈崇誨啊，我們若哭你無淚，若替你歡呼卻無聲，我們的心如沸漿，我們的淚眼模糊，我們週身的熱血，如萬馬奔騰。老沈，沈同志，沈副隊長，六架×××機一齊發雄武的吼聲，向白龍港茫茫的海水致最後敬禮。」

以上是第二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但我們不要忘記，這僅是第二大隊千百次戰績

中的一頁選了出來，來紀念「革命的笕橋」的精神，來紀念我們的戰友，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沈崇誨副隊長。

（按本文原名空軍第二大隊東海奮戰記，然其中最悲壯的一幕，厥爲沈崇誨肉彈炸敵艦的偉大表現，爰易名如前，想作者亦必同意，編者按。）

三、擊落敵機十一架的劉粹剛

大風

晨曦湧出了，

浩瀚的大美景：

雲層如花朵，

天似鍍金，

馬達——戰鼓，

風聲——軍號，

心中——殉國的情熱，

突破江南的晨霧喇！

保衛我祖國的天路。

三、擊落敵機十一架的劉粹剛

(一)

長白山的銀峯依稀，龍江的黑水滾滾南流啊，流不盡游子的哀愁，洗不盡男兒的恥辱。

二十五歲的劉粹剛，是遼寧昌圖縣人，這你可想像「八一三」對他的嚴重的意義了。在大時代中，經過敗北恥辱的逃亡，萬里南來，參加鐵血救亡的戰綫。從軍校到航校，通過黃浦與笕橋，從野外演習到空中射靶，嚴整的生活，鐵的紀律和夙夜匪懈的工作，把一個二十初度的青年鍛鍊成爲一個鋼的軍人，英勇的戰鬥員，和堅強的領導者，使他具有法國空中英雄馮克的謹慎確實，德國空中英雄李希霍芬的果敢敏捷射擊能力。加上滿腔願爲國家復興努力，爲民族革命殉節的熱情。這青年是，可侮的。

活躍于笕橋的草坪上，淺黑的皮膚，明亮的眸子，爽直沉毅，說話有力。如鷹一般的人，這是我們的劉粹剛。

中央航校二期畢業後，由他領導的能力，不久便升爲××隊隊長，地點在南昌。這××隊中的成份，是最優秀的，一共十三個青年。沒有一個到三十歲，最小的祇有一二歲。這邊是袁××，最年輕，最沉默，有時沈默得像在害羞似的。但飛翔如鷹，射擊的分數是百份之百；那邊是梁××，副隊長，他將以他的「血之祭禮」，開拓大勝之路。還有傅××，航校的優秀學生，此外余董史姚曹五人，都是最優良的射手。全隊平均的射擊成績，時常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一羣青年——從全中國東南西北沙里淘金一般挑選出來，而在精神和體格上無不最標準化的戰鬥員，便是日後成就歷史偉業的××隊的基幹。中國大空中的鐵的前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那位淺黑，明快，又是非常嚴厲的二十五歲的隊長。

——劉粹剛，便是他們的組織者，領導者。

北方風雲漸緊，全國喊出了「保衛蘆溝橋」的呼聲。我們準備已久的空軍的一部，終於向北方開始集中。

「你們放心，我決不會被敵人打死的，假如殘廢了，我便自殺！」風蕭蕭兮贛江寒，
××隊在出發東征之際，十三個青年的意氣，凌霄而化白虹了。

(二)

八月十四日，揚州做了××大隊根據地，準備對上海方面取攻勢。

關北方面的巷戰，已經過一夜的奮鬥。在八月十四日一大早，三百五十萬市民包含着千萬種興奮的情緒，開始他們對於抗戰的企望，人人咬牙切齒，希望我軍趕快把敵人消滅，好一雪心頭之恨。可是敵人的兵器非常犀利，海軍的大砲又很精確地掩護着他們，使我軍前仆後繼，進展非常困難。在隆隆的敵砲聲中，三百五十萬人的希望暗淡了，由熱烈的興奮，轉為悲憤的沉鬱。但恰巧在這時，街上忽有人喊起來：

「飛機，飛機！」

「中國飛機，中國空軍來參戰了！」

劉粹剛率領着他全隊的青年戰士，和××隊在一起，湊合成大的集團，以烏雲蓋日之勢，猛然進入上海上空。五百公斤的炸彈，早就掛在霍克機的肚皮上。領袖的訓詞：「你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默銘在心中。越飛越近，越降越低，眼看着日寇兵艦一條條呈現眼底。一個信號，馬上從一萬尺的高空之上，馬達怒吼，一隻隻無腳的怪物連串俯衝而下，向擠在浦江中的敵艦猛烈襲擊，五百公斤的大炸彈很重地觸在水上，夾着巨大的爆炸聲、煙柱和水柱宛如山立。日寇受此奇襲，狼狽的情形，真是無法形容，炸彈偏左偏右，大艦亦隨之左右搖蕩不已。平時射擊有百分之百成績的精良射手，更把他們的機關槍子彈，如急雨般撒佈在充滿驚慌逃避人員的敵艦甲板上。剎那之間，便發生狼藉滿船的死傷，許多敵人都跳水逃遁。

第一次轟炸的結果，敵驅逐艦一艘受到重傷，左右傾側，慢慢向吳淞口方向爬去。當天下午，第二次出發轟炸，五百公斤的炸彈，又繼續向虹口和敵軍司令部的陣地猛烈擲下。這次敵方也派出幾架驅逐機迎戰。大上海上空，陡然呈現着緊張熱烈的景象

，但結果都被我方擊散。祇有副隊長梁××的一架受到重傷，被逼降落在離開上海二公里的地點。

據當天下午偵察的結果，知道那艘晨間受傷逃出吳淞口外的敵驅逐艦，果已在長江口外沉沒了。

八月十四日的大轟炸，是中華民族與欺凌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的斷然的反擊。使他們領略領略我們的力量，嘗嘗我國鐵拳的滋味。看到這壯烈的情景，三百五十萬市民的血液奔騰如怒馬，心花狂放如火山爆裂，千萬的兒子，千萬的手臂，千萬感動到淚落的眼睛，一齊仰向天空——祖國蔚藍的天空，上面是那繪着青大白日標識的中國的空軍，在翻騰驅逐。

「中華民國萬歲！」每一個人心中都在怒吼。

八月十五日，大風來自東海，揚子江上，驚濤裂岸，天地晦暗。全××大隊從揚州出發，向上海作再度的攻擊，終以驅逐機輕快的性能，難以抗禦大風雨的撲擊，半途而返。

第二天，敵人給了我們一個反擊。約摸有十餘架的敵機，忽然飛臨揚州上空，向我軍襲擊。這一天空中惡戰的結果，劉粹剛首破紀錄，擊落敵機一架。到了第二天，全隊又向上海反攻，劉粹剛、傅××、雍×諸戰士並翼作戰，各人都射落敵機一架。

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日，劉粹剛和他的戰士們在上海上空縱橫奮擊，打得長谷川的水上機東奔西散，焦頭爛額。這三天中的紀錄，一共是五架（劉粹剛一架，袁×一架，不明者一架）。上海方面的制空權，可說被××隊掌握在手中了。在此堅強的、威風凜凜的鐵翼掩護之下，我方的陸軍亦大有進展，八月二十二日居然中央突破敵軍，進佔滙山碼頭。

九月初，敵軍大部的陸軍，乘船從北翼迂迴過來，和我軍展開激烈的登陸戰。××

隊爲協助陸軍作戰起見，奉命將全威力指向揚子江岸，把所有的炸彈、機槍彈，成噸的擲壓在敵軍的頭上。六日，瀏河附近，五百公斤的地雷彈命中掩護登陸的敵艦二艘，轟聲響處，火光冲天而起。十二日，吳淞瀏河間，又命中敵艦一艘，艦身傾側，濃煙四冒。十四日，楊行劉行間，適逢佔領陣地的大部敵軍在運動，一陣機槍和破片彈，殺得敵軍狼奔豕突，四散如蟻，多數儲藏軍需品的村莊，同時起火。十七日，威力轉向羅店，在砲煙瀰漫之上，和敵機大戰，副隊長王××射落敵機一架。給了地面上的陸軍以決定的援助。

××隊奮戰到九月十七爲止，保持的紀錄是：射落敵機九架（其中五架是劉粹剛個人的紀錄），先後擊沉（或傷）敵艦四艘。給侵略我們的敵寇以數千萬日金的重大損失。同時期，我方祇損機一架（梁鴻雲），充其量不過二十萬元而已。

在京杭一帶掃蕩東線天空的×大隊，是我空軍的磁石，吸收了數十架的敵機，使之粉碎。這是防禦作戰的要點。反之，劉粹剛指揮的××隊，則是中國空軍攻擊的鐵拳！

(四)

九月中旬以後，滬戰日趨激烈。由於我第一線部隊的後退，敵人的陸軍航空隊得了根據地。整個東方戰線上空的日寇空軍，陡然增加了好幾倍。這使我方空軍作戰，不得不採取一種避實擊虛的遊擊方式。同時首都方面仍不得不加以適當的防衛。整天遠征西討，連飲食睡眠的功夫都沒有。從八月二十二日起，××隊便是從揚州移住南京，一方面向敵軍不時出擊，一方面還要和××隊共同擔負首都的防空任務，這時××隊員的緊張滋味，可以想像得到。

從九月九日起，敵方對我首都的襲擊，採取了大集團主義。每次派出的機數，都在四五十架左右，並且還用多數的梯隊，行波狀的襲擊。這使我軍的防禦，特別感到困難。但××隊全體戰士，本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無不一以當十，越戰越勇。每次都把來襲的敵軍雁陣，打得沒命奔逃。九月二十日，敵轟炸驅逐機五十架來襲，我××隊僅以九

架迎戰，在雲中翻騰旋轉，十盪十決，大敗之，劉粹剛，袁××，董××和友軍××隊的樂以琴各擊落一架。二十二日，敵機五十一架再來，劉袁董二人又各擊落一架，另友軍××隊董××亦擊落一架。二十五日，敵機九十六架分批而來，各隊和防空部隊協同抵抗，又擊落五架。總計敵方在五日之前，猛襲南京三次，前後被我擊落證實的，凡達十三架。

這時期的劉粹剛，面容消瘦，皮膚被日光曬得漆黑，一天到晚，拚命與敵機鏖戰。每天滯空的時期，常在七八小時左右。他的坐機「二四〇一」號，每次都被敵彈打得彈痕累累。但他也每次都無恙歸來。敵人用他們優勢的工業能力壓迫我們，但中國有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鐵的男兒！

「我決不會被敵人打死的，假定我殘廢了，我便自殺！」這是壯士的聲浪。

十月十二日，首都上空呈現出最雄壯的一幅空戰風景畫。這天拂曉，敵方又用龐大的空軍集團，向首都進攻。劉粹剛，高志航兩位空中英雄，同時凌空作戰。縱橫奔殺，

大有趙子龍單騎馳騁百萬軍之勢。高志航當時擊落敵機一架，楊××亦擊落一架。另外擊傷一架。酣戰之後，將敵方的雁陣完全衝散。劉粹剛本人，則被一架敵方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緊緊追擊不捨，越降越低，危殆萬狀。地面千萬的首都軍民，仰望青空，莫不爲我們青年的民族戰士捏一把汗。可是，陡然間，劉粹剛把機頭一仰，很快地來了一個美麗的「英麥曼轉法」，就利用千金一刻的時機，把一長串的機關槍彈射進敵機的內部，敵機灰色的翼子側轉過來了，緊跟着便像石頭一般地跌落到地面，觸及民房而粉碎！痛快，痛快，整個首都的歡呼聲如春雷暴動，整個首都市民的出汗的手掌都拍腫了。

劉粹剛到這時爲止，擊落的敵機，正是十一架。

長白山的銀峯依稀，龍江的黑水滾滾南流啊。青年的戰士，你那不滅的精神，將永遠地作爲中華民族的火炬。指示我們將來那雄大的翼陣，浩浩蕩蕩，向東方邁進！

（按劉粹剛於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奉命起飛炸敵，突遇惡劣天氣，仍冒險前進，被迫降

空軍忠勇故事集

落，人機俱焚，編者註）

四、「八一四」首開記錄的空中

英雄——高志航

岷山

(一) 赴法學航空

民國十三年瀋陽北關一個訓練陸軍軍官的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在東北名將郭松齡氏主持之下成立。班裏收的全是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打算訓練出來以後分發到陸軍部充任幹部。可是歐戰與日本勢力在東北侵凌的雙重刺激使得東北一部份軍事主幹決定，派學生到歐洲去學習新的兵種技術。民國十三年第一批派出的十三個學生即是由陸軍軍官教育班考選赴法國學習航空的。第二批在民國十四年仍是由教育班中選拔，一共二十七個精幹的小伙子。在一切都弄好準備登程的時候，大家傳出一個消息，說砲科一

個年幼的學生名叫高志航的，因為事後才知道考選赴法學習航空的學生而自己竟未得參與，大哭着跑到隊長那兒去要求補考，以便前往法國學習飛行。隊長看他意志極其堅決，幫助他去請求，結果得到單獨與試的許可。他的身體，學力，尤其是因為他曾在一個法國天主教堂所辦的中法中學學習過法文，所以很容易的被考取了。當同班的學友再去看望他時，滿足的微笑掛在他的嘴角上。他能夠如願以償的去法國學飛了。

他的家是在遼寧東北角上的通化縣，父親是當地一個地主，而且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他一家人就都入了教。家境雖然過得去，但是因為弟兄多，高志航在當地渡過中學時代以後，就考入陸軍軍官教育班。

現在既已取得了赴法學航空的機會，今後的新的生活在等待着他與他的一羣同學，未來在招引這羣青年，家鄉與過去的生活不能不割棄在一邊。民國十四年秋，他們首途赴法，一直由上海開出的法國郵船包爾斯島號裝了這二十八位中國青年，一位留法的航空前輩姚錫九氏担任留學監督。

法國當時正在戰後復興期中，對於中國派來學習航空的學生是頗為歡迎的。到馬賽，法國陸軍部海軍部派有代表迎候。當晚法國代表在鐵路飯店設宴歡迎他們，一通夜的狂歡使得這羣怯生的中國青年軍官相當熟爛了法國生活。第二天，他們到達巴黎，在巴黎住了一星期。這期間姚錫九氏爲他們進行入校的交涉，結果二十八個人分成兩起，一起十人派往高德隆民航學校去，一起十八個人派到牟拉納民航學校去。

(二) 在牟拉納航校

牟拉納是在巴黎附近的一個小鎮，四週是淺山農田，由巴黎來，半小時的電車可以到達。航校位置在鎮尾，一片八百公尺長的機場，場邊一些平房就是校舍。

民國十四年十二月高志航與他的同學入了這個學校。校長蓋羅接待著他們。蓋羅是一個三十歲的軍人，曾經參加過歐戰，可是技術不是如何的好。擔任教授他們飛行的是二位教官，一是馮窪，一是得格利斯。這二位技術很好，是法國第一流飛行家，也曾參

加過歐戰。馮涯雖是一個腿部受傷的人，但是他在二小時之中，在空中連做九百六十三個特技動作。經他訓練的航空學生有一千多，可以想見他在法國航空界的權威。

牟拉納航校的教授法在當時是比較新式的。高德隆航校則爲老式的教法。所謂老式的教法是利用場地之大，飛行進度的階段是：地上滑行，起飛三米高，再落下，又起飛三米高，再落下，這樣機械的學習，然後再學轉灣，以及空中各種動作。牟拉納航校當時的教法如同後來中國中央航校一般，起飛，落地，轉灣，直線飛行，升高，下落，特技，長途……在這個學校中學飛的除了十八個中國青年之外，尚有兩個西班牙人。高志航是二十個異國青年中最年幼的一個，才十八歲，可是他處處發揮他飽滿的精力，飛也飛得好，很得教官與同學的歡喜。

不知不覺八個月的初級飛行期告一結束了。這八個月的生活是六天在學校中學飛，星期日則去巴黎渡假日。看電影，找找鄉親談天，上中國菜館吃中國菜，六天來的緊張與疲乏全消；於是他又回學校去渡緊張生活。每日傍晚，常在鎮外郊野散步，或者在池

塘中釣釣魚，或者幫農夫做些駕車的工作。

(三) 在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

民國十五年七月他畢業於牟拉納航校。回到巴黎住了一陣，又被指派到馬賽附近的伊斯特陸軍航空學校。在這里，二十八位同來的中國航空學生又匯合到了一起，學習軍事航空。

這個學校的教育期間是三個月。最初志航他們受二小時普通飛行訓練，隨後學習偵察飛行，轟炸飛行，驅逐飛行各六小時，然後由學習者各擇一科去求精進。

志航所選的是驅逐專科。這個學校機場是很大的，當時法國最新機種如布來克沙號，牛包29號，高德隆59號，牟拉納53號合共約有三百架是停在這個機場上。因此每天早晨六點至十二點，下午四點至六點都是飛行的時候。所以大家的進步是非常之快。

法國南部的秋季是非常宜於飛行的時候，晴朗無雨，所以每天都可以飛。那一帶海

灣與田野差不多完全爲他們所飛熟，加以當地人人充分表露出其戰勝國人民在復興期中的歡躍；雖然他們是東方的黃種人，却仍然得到居民的親切優待與交往。因爲法國人如此和藹可親。因此，在散步時間與假日，不是騎自行車去大道上遊行，就肩一桿獵槍到山野去打獵。一個名叫福斯的海水浴場更是志航他們常去的地方。有些時，還參與鎮上人的跳舞會。

流水般的三個月軍事航空生活很快的過去了，志航在驅逐飛行方面特別被賞識。於是，在伊斯特陸軍航校取得軍士階級後，志航就被派往蘭錫法國空軍第二十三團去見習。

蘭錫就是在這次被德軍突破的法國馬奇諾防線後的航空根據地。

(四)回東北

在蘭錫空軍驅逐團第二十一團見習了二個月，使得這團中的上下人員對於這個出色

的黃種學生不能不生出贊佩。十六年一月，志航一路循着來法的路線與學成的同學一同返國，在法國郵船魯達娘號上，他們比來時要活躍多了。以流利的法語與船上人交談着，船到上海，沒有住幾天，就匆匆趕到東北。一到瀋陽，當局放假讓他們回家省親，於是，這位飽吸歐洲戰後文化的航空學生，就星夜趕往故鄉通化。那一晚已是除夕夜了，他還在道上距家幾十里的地方，可是他騎了一匹快馬飛也似的馳返家門，終於趕上這個別離二年許的民國十五年的除夕夜。

從家中再出來的時候，他就在瀋陽東北航空處所屬的飛鷹隊任隊員。這個隊是當時東北航空處唯一的航空隊，平時為一個隊，出動時分為三個支隊。牠一共擁有二十幾個隊員，隊員的來源是第一二兩批派赴法國學航空的，以及東北航空學校第一期畢業生。隊長徐世英，隊中的飛機也像人員的來源不同，有的是法國的布來克，高德隆，斯來克，德國的容克，英國的大維美，小維美等。

飛鷹隊的駐地在瀋陽東關外的東塔。那里是跟北關外的北大營齊名，為當時東北唯

一航空根據地。東塔那里除了飛鷹航空隊駐紮以外，東北航空學校航空工廠，航空器材庫也全部在那裏。

東塔雖是東北航空根據地，可是飛機場並不大，只有八百米見方，東北的全部飛機都停在這個飛機場里。數目約有三百架左右，但可以用來作戰的，也不過飛鷹隊所用的幾十架。

在東北飛鷹隊中不覺是一年過去。民國十七年春，因為當局處置蒙古叛變，飛鷹隊被派到滿洲里去征蒙。在那個極邊的冷寒地帶，志航結識了一位流亡中的俄國貴族小姐，她名叫加利，是一個希臘教徒，照志航的教律，是不能和她結婚的，可是愛情使他毫無躊躇，他和她結婚了。爲此，他一家人頗不以爲然，也是後來常引爲遺憾的一件事。

可是與這個白俄女子的結婚，於他後來的生命倒是一件頗爲關係的事。在民國十八年春，他已調任東北航空學校任教官了。某次，他駕了一架亨克驅逐機作教練飛行，突然因爲做一個艱難的動作，飛機失速墜下。他跌得身無完膚，左腿上骨折斷。學校當局

請了一個日本醫生來爲他治療，這倭鬼亦如今日的所有日本侵略者，陰狠奸毒，他爲志航治了兩個月，一會說用象牙來接斷了的骨頭，一會說須要割下腿骨來補接斷的上腿骨，兩個多月下來，志航的腿不僅腫痛難熬，連骨頭弄得發黑。後來，家中人急了，俄女加利也主張改請一個在哈爾濱的俄醫治療，經過這個俄醫主治，志航的腿才日見健好！可是他終於不能不成爲跛子，走路雖看不出，但腿實在不如常人。

（五）九一八

九一八，東北人忘不了九一八的！

九一八的前夜是星期六，在東北航校做教官的人那天輪到歸家外宿的日期，每個外宿的教官官長都不知道外宿之後，就永無機會再回到航校來。

志航那時已在瀋陽商埠地住着家，由於這個外國籍異教徒的媳婦找了好醫生治好志航，他家中雖然在義理上不直志航所爲，但在感情上對加利也親切起來。加利那時先後

生了二個女孩，大的叫友利，次名利利，於是，這個家庭和好地在商埠地住着，而且還開了一個汽車行。

星期日一早，志航父親就聽到槍聲，即勸志航不要出去。可是，志航歸校心切，也不等學校汽車來接，就趕往東塔航校去。

在路上，他通不過了，日本浪人阻止他，惡意的告訴他：「已經事變了」。「懲罰支那」。

他知道到航校也無用，只好回家。回家之後，弟弟們不斷地從外面傳來消息，一件比一件惡劣，他知道日本佔領東北已成事實了，而眼前的無備倭東北軍事當局無法採取反抗，於是他決定含淚離家南奔。

家中白髮雙親哭泣着，不願他南行，因為他是長子，八個弟妹都有待他幫助，妻子加利當然也不願意他走，他走後她便好像更無依賴。

九一八，國難家仇，把他密密纏住。

可是他決然擺脫一切，收拾了一點衣物，領了父親給他的百元錢，決定了九一九由唯一的流亡人出口站皇姑屯車站登車南下。

九一九，一個慘冷飄雨的日子，他化裝為一個長隨，油膩的大褂穿在身上，日本憲警也無法認出這就是東北航空健兒高志航。他的三弟遙遙挾了他的幾套衣裳送他到皇姑屯車站，在一列擠滿了流亡羣的火車窗洞里擠進去，這個東北之鷹，從此永遠的離開了東北故鄉，含着眼淚跟弟弟作別，奔向祖國懷抱！

（六）在中央航空界

飛行人永遠離不了飛行的！

志航到了北平，路上火車在打虎山遇劫，他的百元錢也所剩無多，到北平打聽老友邢劄非在南京航空署做事。於是，他趕向南京。

找到邢劄非，他被介紹入中央航空署所屬航空隊做一個隊員。

日本的魔火又緊跟着在上海燒起，敵軍飛機在淞滬前線的施虐，在蘇州，南京，杭州的示威，大大的刺激了中國能飛的人的情緒，外國義士蕭特在奮鬥中爲中國第一個獻身了，石邦藩隊長也在杭州奮鬥而受傷斷臂。志航不能再抑制自己了，領了部隊在南京起飛欲去上海與敵作戰，可是不幸起飛失事，又使他受了一度傷害，而不得遂其志。

「一二八」一役，迷迷胡胡打了一陣結束了，可是，從此清醒了全中國人的眼睛，自然更使得全中國保衛者看得更清楚，小鬼不僅要東北，而且還要全中國！

中國開始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工作。杭州笕橋中央航校負起訓練全部航空健兒的總責，志航也到這里的高級班受訓。也認識到每一個單個的空戰之役，是一串戰術運用之中的一個，而戰術又受戰略的規範，政略則居於最後的指導方位上。

他受訓完畢，即在航校任教官，教學生非常嚴格。那一期學生畢業後即編入他的第x隊中。在隊上，他待隊員一如待學生，如果那一個隊員從空中不到時光不做完規定動作下來了，他必嚴究；對方如答稱發動機有爆音，溫度高，或其他等，他必定自己駕機

飛上看一下，然後落地仍要這個隊員去飛：「我可以飛，你也該可以的」。

就是這樣一絲不苟的訓練着他的幹部，這些幹部在七七抗戰後都成了中國驅逐部隊中最有功績的領導者。

(七) 家庭生活的變化

在他與俄女加利結婚以前，還曾與一位邵女士結婚同居過一年多，後來邵女士生病逝去，他才與加利認識結婚。

到中央航空界後，他因為空軍軍官不得與外籍女子結婚，所以只好與加利賦別。

不久就由友人介紹，與滬籍葉蓉然女士結婚。

更早在他尚未赴法學航空時，他家中曾為他訂了一位太太，那女子一次到他家中去，看見他家人多，寫了一信給他，說結婚後必須二個人到外面單獨住，他接信大怒，說：「爲了老婆，我得和家人分離？」他馬上寫信回家去要家人爲他取消婚約。

他的家庭觀念如此之深，可以說十足代表中國的倫理觀念。他在外是一個軒昂的空軍隊長，回到家中，在他父母之前，却是一個膝下承歡的孩子，他曾於民國二十三年把他的父親接到上海杭州南昌一帶住過。他的四弟銘魁這時期生肺病，他也堅決留下他在南邊養病，可以想見他對家人的孝悌和親愛！

(八)第一次出國赴意——抗戰之前

民國二十四年他被派出國赴意大利考察。那時候正是這個不中用的法西斯獨裁國家耀武揚威的時候。他在意國住了一年，頗得意國航空界的贊譽。因為他勇敢豪邁，飛行技術亦好，再加以一年之中，他就學會流利的意國語言，更加幫助他與意籍飛行人員的友誼。

回國以後，他被任為教導總隊的總隊附。其時毛邦初氏任總隊長，一切驅逐部隊都集中到這里來受訓練。志航襄輔着毛總隊長在南昌把一個一個業已成熟的飛航員再加以

精選，爲二十六年對日作戰儲備了全盤人馬。

在對日作戰前，爲適應戰時編制驅逐部隊共編了×大隊，他被任爲赫赫有名的第×大隊大隊長。在他以下，全部有名的戰鬥員集中着：劉粹剛、樂以琴、毛瀛初、鄭少愚、蕭明德、劉志漢、羅英德等。

二十六年蘆溝橋畔變起，志航知道對日大決戰日期到了，於是給東北家中去了一封信，微露了一點戰爭不可免的口氣，那就是最後寄往老家的一封信了！

八一三上海戰火燒起，那時他正率領着全隊人員在周家口待命出動。

（九）揭開首次對日空戰的勝幕

八一四這一天，杭州籠罩在低氣壓的雲霧里。日本木更津航空隊以轟炸大編隊浩蕩的由台灣基隆飛行場起飛，來襲我航空根據地的杭州了。

這些嗡嗡的日本重轟炸機，竟然竄入杭州市空了！牠們飛得很低，杭州市初次遭襲

，一切在戰慄中。可是在高高的上空，高志航與他的部隊已經搶着機會，適時的從周家口趕到，現在正在盤旋着，等待着。當志航發現了這十八架老牛似的大飛機在下面凌亂的飛行時，他做了個招呼的記號提醒後面跟隊的戰士，自己便首先單機沖空而下，對準第一架進入的敵領隊機，一陣機槍的流火，就把牠幹了下來，在雲間飛行旁觀中的小弟弟們看見高志航如此輕易的把敵機幹下，也就勇氣百倍，一個個都俯沖下來予以襲擊，很快的，不到十分鐘，木更津隊十八隻飛機被擊落擊傷十三架，只剩了殘餘的幾架，經過監視哨的眼中又落海逃回台灣去。

對日首次空戰的勝幕是揭開了。志航的勇敢實是全盤勝利的總動力，這一役，志航自己的臂部也中了敵彈受了傷，他不能不住到醫院中去取彈養傷，可是他的隊名與精神，却奠定下了基礎，直到他去廬山養傷一個多月轉來時爲止，這個隊本着他第一戰的餘威，在京滬線上空陸續擊落了敵機百架以上。

當他回到南京時，委員長特地召見這位勇敢的英雄，訓勉一番，並親題四字「吾

引爲榮」給他。

就在他謁見 委員長的次日，他又領隊到天空參加保衛首都的空戰，這一役，他自己擊落敵機二架。

在南京天空的戰鬥，日復一日，地面上的瀝戰場因爲大場被突破，金山衛敵軍登陸，港口戰結束轉進，南京保衛戰開始了，他被派領隊趕往西北接收新機前來應付首都的危機。

(十) 生命的結局

可是他來不及趕往南京保衛首都了，悲運總是伺候着勇敢的愛國軍人的！

二十六年冬，當他駕了新機，率領一個大隊初由×地向南京進發，中途停在一個小機場上加油時，陰雨與寒雪突然阻止了他的行程。

一連×天的雨雪，使飛機無法由泥濘地起飛，在江陰、在南京、天空暴露着，正是

需要他們保衛的時候，也是他的心要歸向江南的時候。

×月×日的早晨，天已放晴，地也被風吹得凍結了，正是可以起飛的好時機。

可是，却不料防空情報來得如是之晚，敵機十八架已到頭頂，才有警報，這陋塞的內地呵，這死耳瞎眼的內地，叫我們中國永遠喪失了一位無敵的勇將，空中的大英雄！

敵機將臨，正是只有餘裕可以讓他們從地面引避的時間，高志航愛機心切，責任與榮譽使他不能聽任飛機在地面被炸毀而自己跑開，他提了手槍，督導了機械人員一同往機場，他坐上飛機，要機械人員爲他開車。

在發動機還未旋轉的時候，敵機的發動機騷音以及轟炸羣的狂爆就把他與機械長以及幾個機械人員全部毀滅了！

可是他是不死的，在他犧牲後第二天，毛瀛初爲他復了仇，二架敵機在同一地點被擊落，全中國空軍都紀念他，引他爲榮，學他的榜樣。他的史詩般戰蹟將永揭出中國軍人的偉大，導引勝利的來臨！

五、江南大地之鋼盔——樂以琴

丁布夫

在遠東如火如荼的戰爭怒潮中，天空中產生了一個大怪物，那就是樂以琴。其名也，如雷灌耳。

呵，樂以琴，我要擁抱他，吻他。全世界擁護和平正義的人士在祝福他。全世界的侵略者帶着震慄的心，尖錐似的眼，在嚴嚴密密的監視他。

他是寬橋的學生，二十五歲，四川蘆山人，個子並不十分高大，而有鐵的體格，近於方型的臉，大號的鼻。他有豐富達到飽和點的情感，熱烈而揚溢；但在反面看來，他却非常寡言沉默。這位情感白熱化的青年，真是一首可以朗誦的詩！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條沉重的鋼鞭，抽在「睡着的巨人」的心背上，把中華民族抽醒了，把最熱情的青年人都抽得暴跳如雷。

山東半島是日本侵略中國北部的根據地。淞滬戰後，「帝國」的火焰更張，在濟南齊魯讀書的一個大鼻子的二十歲青年人，他一分鐘都不能忍受。他深深地知道，要報仇雪恨，要與敵人清算那一串長行列數字的血債，最直接了當的途徑，只有騎上飛的鐵翼，無情而痛快的打擊敵人。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鶯飛草長。這位今日已威震全球，而當時尚泊沒無名的青年志士，帶着心頭積壓難消的一股不可揭制的怒火，踏過千餘公里的漫漫長程，跑到山明水秀的西子湖畔。噫！祖國芬芳的江南，引出這位青年志士悲壯的淚來了！今日桃紅色的花地，明天就要變成民族爲自由獨立而鬥的戰場，法西斯的炮火，不會饒過它的。那麼，我們要不惋惜的戰鬥！

『西子湖之神鑒諸：我決以血灑出一道長城，放在祖國江南的天野。』青年志士仰首晴空，眼睛冒火，口中嚙嚙。當此時也，春天的祖國的溫風，千百吹吻他光而黑的闊額。

中央航空學校的入伍生隊，在杭州梅東高橋。這位青年志士一腳踏進去了，舒了一口氣。幼年的中國空軍開着大門，歡迎這位未來的戰友加入。我們莫忘了這一剎那，這一剎那是一個可紀念的剎那，其後遠東滿生荆棘的天路之開闢，與這一剎那發生密切的關聯。這一剎那，給了其後世界的一大晴空霹靂！

鐵的體格，百練成鋼，半年入伍期滿之後，他升學笕橋航空學校第三期，這塊鋼還要經過兩個年頭悠久的苦練，要練得爐火純青。在平野的笕橋飛行場，在發動機隆隆不絕聲中，夜以繼日的可以聽到這青年戰士在唱：

「得遂凌雲願，

空際任迴旋；

報國懷壯志，

正好乘風飛去。

長空萬里——

復我舊河山！

努力，努力，

莫偷閑苟安，

民族興亡責任待吾肩！

須具有犧牲精神，

憑展雙翼一冲天。」

——航校校歌

一年、二年、三年。一九三七年的悲壯的大時代，降臨在遠東。自「七七」醞釀到「八一三」，全面的神聖抗戰展開了一切都是血紅的血紅的大地，血紅的天空，血紅的侵略者的牙，血紅的反抗者的心，血紅的這隻母獅般的樂以琴的眼。

遠駐在西北一個古城的第×大隊，早已對戰神作歡笑的迎迓，數十個鐵翼在跨下，熱血在胸膛的空中騎士，已準備對不遠千里而來的侵略機羣，予以逆襲。

青年的樂以琴，他就是屬於這第×大隊的分隊長。第×大隊會掃蕩在東線的上空，縱橫無敵，無愧的做了大中華民族的鋼盔，而樂以琴，他却做了常勝的第×大隊的鐵的前衛。

開戰之第二日，第×大隊奉命南調，垂直參加東線的保衛戰，八月十四日，敵機來襲，在笕橋上空展開緒戰，高大隊長志航，首先創造擊落敵機的紀錄。十五日第×大隊與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部隊會戰於笕橋附近的上空。笕橋是我們的空軍根據地，第×大隊挾着絕對的命令，它必須要在笕橋空中陣地之前，殲滅挾着「杜黑主義」而來的木更津隊。

展開了，遠東上空第一次大會戰。好一個樂以琴，一機當先，衝入木更津機羣陣內，壯烈的遂行空中陣內戰（狗鬥戰）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半空中

兩條黑色的火龍，直插向半山之麓「日章徽」粉碎。

「優越感」的「皇軍」第一次感自身的渺小，木更津全金屬的陣營擊散了，倉皇東逸，像鬥敗的公鷄。追，追，追，樂以琴駕駛的二二〇四號霍克機，倏然的變爲一隻餓鷹，一口氣追到曹娥江上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格格格格格格，兩架。又是兩條黑色的火龍，此次却插向曹娥江之畔飲水去了。

笕橋上空之會戰，勝利完全屬於我們，此役擊落木更津九六式重轟炸機六架，樂以琴個人的紀錄是四架。

從此以後，「二二〇四」幾個數字，約束住每個空中強盜的心，他們一見到二二〇四號機，便望風而逃。

八月二十一日，東戰場英勇的戰士，正以血肉身軀，向滬西強頑的敵軍進行陣前逆襲，打得敵軍像潮水一樣倒流，我軍乘勝追擊，佔敵陣地。當戰鬥方酣的時候，十餘架敵人的八九式艦上攻擊機，擺出一字長蛇之勢，迎面襲來。我英勇的戰士，感到一陣苦

悶。

廣漠無涯的遠東上空，浮着不少的獵物，第×大隊×支隊一羣量大無比的饕餮之徒，遨遊天際，想飽食一頓野餐，隆隆隆隆隆隆，一萬匹馬力的鐵陣，向上海推進。其時，一長行列的敵機，正匆匆的向滬西我地面作戰部隊掃射，出其不意地萬尺高空，我驅逐機如慧星之下射。樂以琴出現了，他以最威猛的姿态，控制他的敵人，格格格格格格，一架起了火的敵機，飄落朱家宅，朋，剎時化爲飛灰。跟着，格格格格格格又是一架。其餘的獵戶都自飽餐了一頓。

八月以後，第×大隊的主要任務，在拱衛首都，誰都知道，樂以琴，劉粹剛，兩員戰將在南京上空不絕的殲敵。三菱三井航空工業會社，竟變成我英勇的第×大隊的「料理店」。自命精銳的木更津航空隊在我第×大隊二個月的奮戰之下，全軍覆沒。

劉粹剛在武定門上空以「英麥曼」航法擊落敵機，樂以琴在棲霞山小金莊上空以同樣航法擊落敵機，都是著名的，得到萬人喝彩的戰績。在那里，我們留着永恆不滅的懷想

，呵！碧碧秦淮水，蒼蒼紫金峯，南京的上空是我們的！是祖國的！是樂以琴的。
樂以琴，不愧是祖國江南大地一頂鋼盔！

（按樂以琴於二十六年十二月三日，在南京上空與敵機激戰陣亡，編者註。）

六、李桂丹血濺武漢上空記

黃震遐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午後一時頃，前方二千里的戰線正在流血，光華燦爛的早春之艷陽曬在大武漢的頭上，當是時也，英雄而年青的中國空軍××大隊全體戰士們，在祖國美麗的青天之上，和侵略我土地殘殺我同胞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空中強盜們，機對機，槍對槍，呼號壯烈，在一百五十萬市民焦急期望的視界中猛烈的碰上了！這場自「八一三」來所未曾有過的惡戰的結果，我們當場加給日本強盜們以慘重的打擊。在十二分鐘之內，擊落敵機十二架，為民族爭光，為抗戰盡粹，為萬千死難同胞呼出一大口冤氣！這是年青的中國空軍龐大勝利的破曉，英雄的××大隊永垂不朽的奇勛。

但勝利不是倖倖換來的，白熱的興奮過去後，悲涼的感慨便跟隨而來：我們那位英勇豪俠的年青大隊長——李桂丹同志（保持擊落敵機八架紀錄），鵬程天逝，永不再飛

了，爲個人計，李大隊長雖是償了生平宿願，男兒死得壯烈。爲國家民族和抗戰前途，終是一個悲哀永恆的損失。

青年戰士的熱血飄揚在大武漢的青空，滴落在祖國的大地。英雄的「二一八」悲沉的「二一八」啊！四萬萬伍仟萬人仰望蒼空，爲青年將士一灑哽咽感激的熱淚。犧牲的「二一八」，壯烈的「二一八」，永遠成爲寇方空軍之「喪命」的「二一八」，××大隊的「二一八」啊！我們永遠紀念中國雲中的翼陣，領空的長城！

(一) 侵略者之大羣

「二一八」之晨，在清冷的長江上空，一堆堆，一點點，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逼漸近，剎那之間，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向西方飛去。不久，又是一批，二批，多數敵人的機羣，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從四時到九時，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證明敵

方已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

果然，在多數小羣的機動掩護之下，主力出動了。十時頃，先從南京方面起飛十四架重轟炸機來，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的「九六」式驅逐機的翼陣，亦傾巢而出，這多批侵略者的敵機，起先還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時，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馬達一齊狂吼，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

這是敵方空軍戰略的奇襲！過去多次空戰，吃虧已不少，這次非給我們一個大破壞不可，非給傲慢的支那人一頓痛懲不可。

鳴——鳴——鳴，大武漢悲沉的警報響了起來，人民到處奔避，天是青青的，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白的，稀疏的捲層雲；大武漢全市，蜷伏在此青天之下，但見萬屋如海，全市死寂，就像全無防禦似的。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

(二) × × 大隊

午後一時，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漸飛漸近，在他們最先頭的，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敵機的行軍長徑，頗爲疏散。就在此剎那之間，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忽如春雷暴動，萬馬奔騰。像流星般，砲彈般，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一直撞進侵略者凌散的翼陣里去。

×××隊和×××隊的鐵翼，在數分鐘內，便布滿武漢的上空。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而在此最前的一機，機座里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他就是李桂丹——李大隊長。

同時，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隊——最先頭一機里坐着年青的呂基淳，亦從後方兜圈上去，衝散敵軍的陣容。

整個××大隊，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大隊的全體戰士，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上下，左右，後方。一轉瞬間，將全體敵機，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里。

敵軍戰略奇襲的計劃，被我軍戰略奇襲的動作粉碎了。

(三)以六當九

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在二千米的上空，和敵機遭遇了。敵方是九架「九六」式的驅逐機，從側上方襲來，一陣交織的火流，雙方都衝散。變成凶猛個別的「纏鬥」，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在五分鐘之內，便射落兩架，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同時張明生亦射落一架，鄒副隊長的座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成了「尾旋」，非常危殆。王怡不知去向。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敵機的速率很快，很敏活，里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劊子手。左轉右上，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陡然之間，他立志了：「和敵機同歸於盡」了，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一個猛烈的翻身，迅速的抬頭，把前面的敵機罩在曳光彈的火流中。咬牙切齒，儘管猛追猛射。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這樣三機連串的追求，直殺得天昏地暗，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一拉，

遠颺了。張光明再一個翻身，向後面的敵機「各個擊破！」一陣火流，敵機又馬上逃走。回過頭來一望，沒有僚機，沒有大隊長，長空一碧，慢慢飛回——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

(四) 嗚呼，大隊長

大隊長不見了！

這六機，做了犧牲部隊，做了血的前衛。大隊長在那里呢？大隊長回長白山了，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大隊長啊，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大隊長啊，你何不歸來？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

(五) 痛擊

當×××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隊和×××隊的主力把敵人

粉碎了。由於一小部的犧牲，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凶猛的火流中，劉志漢的機槍是一出無間息的怒火，格格格格格格，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如秋風落葉，滾向旋轉的大地。格格格格，另一架冒出紅火來，跟着是焦煙——火籠——觸地而粉碎！敵機還多，又迫圍過來，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留此一命，再為殺敵用。」轉瞬間，劉隊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向地壳飄墜下來，敵機追跡不捨，還在繼續地射，射，成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里。

董明德的×××隊與敵人纏鬥正酣，陡然從北方來的×××隊亦加入戰鬥，這一下，大隊集中了，敵人的「九六」式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一面抵抗，一面企圖掙脫。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專來對付敵人的「大牛」，轟的一聲，一架，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帶着牠的人員，他的「千人針」牠的炸彈，和牠很毒的畜性，一齊消滅於大地。

格格格格格格，劉宗武墜落一架，趙茂生一架，信壽巽一架；格格格格格格，楊孤帆一

架，吳鼎臣一架，煙，火，血花，自從「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敵人號稱精銳的「九六」式驅逐機從未受過這樣無憐憫的痛擊。這樣傷心慘目的慘敗。

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也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

(六)以一當五

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天真地笑着，還要倒茶給客人吃。但他昨天會和敵機拚命過。

第一架被他射中，成了凶猛的「尾旋」。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油像水龍頭般噴出，轟的一聲，燒着了。

但接連又來一架，兩架，三架。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有些像雹子，方向舵打壞，機頭沉重起來，成了可惡的「尾旋」。這是無救的。滾，滾，滾，風聲槍聲，天旋地轉，心里還明白，敵機正跟着下來，跳傘？獸性的敵人不會

放鬆的。猛烈一拉，方向舵還有用，平衡了却不能轉灣。側着滑落在地上，機身翻了過來，把他蓋住。三架敵機馬上趕到，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他躲在發動機下，敵機過去了。他昏迷——到醫院床上，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

(七)大勝之後

血戰的經過，不過十二分鐘。敵人損失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兩架重轟炸機，殘餘的敵機，簡直是雁不成行，零零落落逃去。有好多架遍身穿洞，搖搖擺擺地向東飛去。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依照常識判斷，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如這判斷是正確的，那××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

十二分鐘前，三十八架敵機是抱着殲滅的決心來的。十二分鐘後，他們被××大隊殲滅了！我告訴人們一個秘密，當半年前，掃蕩東線上空的××大隊，曾於六天之內，

擊落敵機六十架，目前，在「二二八」，便仍是這同一的××大隊，在十二分鐘內，擊落敵機十二架。可說一部歐戰史，無此「奇蹟」可尋。

××大隊不常戰，而戰必勝，他們是筧橋的學生，鐵的紀律和政治教育下的化合產品，全國沙里淘金一般選出來的健全青年。中國最英勇的一個空軍的軍官團。

今天，××大隊又不知何處去了，可以測知的，僅是他們許又在辛勞，又在盡粹，也許又在為中華民族前途而犧牲。

今後，在他們長勝的翼陣之前，將有一道光芒，在永恆地牽引，誘導着他們，為民族先驅，為空軍前衛，向青天而進，抗戰前途而進吧。這一道光芒，便是李桂丹不死的精神。

遺留在他們後面的，是「二二八」——中國歷史最新最雄壯的一頁。

（按本文原名「二二八」武漢空戰大勝記，主要在描述××大隊的功績，但××大隊的大隊長是李桂丹，而他也就在這一役中光榮的殉職了，爲着標明他不朽的功業，用將本文改名爲李桂丹血濺武漢上空記，以資紀念，想來作者亦必首肯的吧！編者按。）

七、陳懷民肉彈擊敵記

丁布夫

四月二十九日，敵海軍航空兵團佐世保第二航空隊，在敵國瘋狂的慶祝「天長節」的一天，「遠征」武漢。死灰色的立體縱的鐵陣，冒險拋上中國的天空，發動機打着寒慄，沿長江向上游進襲。

千餘公里的長江綫，無邊無際的大中國之空，似密撒死亡之網。

收拾完了「木更津」，「二一八」奮鬥威振遠東的第×大隊今天開始來料理「佐世保」了。第四大隊與××隊××隊，並翼升空，截戰之於武漢近郊上空。

三千公尺之下的地面，全武漢的二百萬黃帝子孫引領東望，熱血騰沸。

第×大隊以少數飛機，與敵多數的驅逐飛羣遭遇，以一對四之比，拘束強寇於天海之一隅，而讓××隊××隊××隊集結主力，從容展開對竄入市空的敵爆擊機羣的包圍殲

滅戰。

第×大隊的勇士們，遂陷於硬戰苦戰之中。當兩陣對圓的一瞬間，年輕的陳懷民，與第×大隊九位戰友，相率悲壯的突入倭世保立體縱深的空中陣地裡頭，縱橫掃蕩。不五分鐘，陳懷民以最靈活的姿態，將敵機一架控制在手，彈丸之鏈，無情地打在敵機的死角，這一架敵機，就如秋風里的落葉，螺旋的捲降大地，只有乳白的半空，暫遺留一捲長烟，輕鬆，飄渺，乃至於無。

陳懷民鼓其餘勇，跟斗一翻，撥轉機頭，他今天決定要和「名振皇國」的「左世保」見個高下。可是，它的勇敢，引起敵人的注意，因此，他遂陷於五架敵機的重圍之中。在集中射擊之下，他的飛機受傷了，操縱不靈，這架機是很容易被敵人擊落的。

在淡淡的乳白色的空中，羣機亂舞，閃瞬着銀色的鱗光，地面上幾百萬隻眼睛，驚心動魄的欣賞這稀世罕有的動的鏡頭。

突然，被五架敵機包圍的陳懷民，開足馬力，高度的速率，在長空劃了一條光線痕

，向一架敵機的背上衝去。

大地在屏息，每個人心頭卜卜的跳，只是在數秒鐘的一剎那，陳懷民機已接近敵機。朋！兩機觸處，火花四濺，濃烟巨浪一般的翻騰半空中，兩條火流冉冉下墜，肉彈陳懷民與敵同歸於盡，全武漢的靈魂爲之驚震。

中華魂戰勝「武士道」！空中「肉彈」，沈崇誨之後又一人，陳懷民太使人感泣了！

陳懷民，原籍山東，生長江蘇，二十二歲，笕橋航空學校第五期畢業，身材適中，靈敏活潑，風姿英美，抗戰以來，隨第×大隊轉戰東線上空，奇助屢建。「二二八」之役，亦參與作戰，爲第四大隊基幹的戰鬥員之一。「四二九」之役，以身作彈，擊落敵機，其精神所給人的感召，尤足多者。

勇戰肉彈！嗚呼，陳懷民！

天雲在望，江浪滔滔，我以窒息而沉重的心情，懷念我悲壯的勇士。

空軍忠勇故事集

八、「一一·四」殉國英雄鄧從凱 佑申

(一) 光榮的戰蹟

「八二二」的烽火，燃燒了每一個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憤心，總動員令頒佈到每一角落裏，中國是全面的抗戰了！

總動員令傳到了南國，我們在百粵的「流星羣」大隊，每一個空中健兒，都雀躍來，笑裂了一張嘴臉，因為一向希冀以敵國「荒鷺」作野餐的機會，終於是來到了。

就在八月三十一這一天，敵在南海島方面的八九式水上機，便冒然地首次向廣州進襲。但因為這是第一次呀，破題兒的第一遭呀，敵機來的氣勢很凶，三架三架的排着九架品字的隊形，又好看，又威武，我們因在情報尙未建設到似今天這樣周密的劣勢情態

之下，在敵機已到廣州，敵彈將落機場的那一剎那間，始奮勇的飛起迎戰。

但流星羣勇士鄧從凱的技術是純熟的，且有必勝之決心，所以，機起以槍聲響處，一架敵重轟炸機便應聲而下墜落於廣東之東莞縣境。這是南國第一次的空戰，也是中日空軍在南國第一次空中的緒戰，鄧勇士是勝利的了。在勇士旗幟得勝，固然是畢生一件最得意的光榮事蹟，可是在整個未來中日空戰的士氣影響上，却爲一件更有意義的大事體哩。

這是鄧勇士第一次的光榮紀錄。

第二次是二十七年「四、一二」粵北的大空戰，敵機十五架再襲廣東，我流星羣大隊也再度殲敵。南海捲着勝利之怒濤，是役也，擊落敵機八架，勇士鄧從凱也有一架的紀錄。

第三次，是流星羣「六、一六」在粵北之門戶，韶關上空光榮之再戰，敵機六架，無一生還，我空軍完全勝利，敵機這次破壞粵漢路的陰謀粉碎了，鄧勇士又有一架的功

勞。

第四次，是今年（二十九年）「四、二九」敵國的天長國慶節，敵機荒鴛為報復去年四、二九」在漢口損機二十一架的奇恥大辱，却偷偷的進襲我們的南鄭機場。它以為我們在這方面沒有一點防禦力，可以幹個痛快。那知道，碰巧的很，它又遭遇到我們的勇士鄧從凱，僅一個戰鬥的回合，一架敵「九七」的新戰鬥機又做了它的天長國慶日的悲運的象徵了。

至於勇士尚有在廣州、漢口、衡陽、蘭皋等上空，擊落敵機多架的戰績，在這裏我們都還沒有提起。但，僅此一點，也就夠勇士光榮體面的了。

（二）大戰蓉市上空

勇士鄧從凱身經百戰，擊落敵機四架之後，就隨着流星羣大隊，轉戰到大西南的忠心蓉市來担任保衛祖國領空的重務。

最近敵機的慣技，不，是他們的怕死和無恥，每於月明之夜，或黃昏晨曦之日，偷襲我後方各主要的大城鎮。就在這一種偷襲之下「六、一六」的蓉市就刻劃了一筆永不能忘記的血債！

「二一、四」敵機却改變花樣了，它以五十四架重轟炸機之兩個大編隊羣，來回航程在三千公里以上的遠襲蓉市，很顯然的，這證明敵機是想以小「杜黑主義」來蓉市我各航空根據地，給我們以雷霆萬鈞的打擊。可是，無恥的「荒鷺」們想錯了念頭，受打擊者是「荒鷺」自己！打擊「荒鷺」者，是中國的神魔——常勝的流星羣大隊，我們的勇士鄧從凱！

敵機兩個大編隊羣，分批各以二十七架進襲蓉市。第一批是個縱隊密集隊形，第二批是個品字密集的隊形。當第一批二十七架敵機竄到××投完了彈，掠過市空時，敵第二批機隊二十七架也由西北向東南航進。這時我鄧勇士正與馬隊長國廉，余隊員炳蔚等各僚機升空在五千米的高空，居高臨下，往來巡邏，擔任郊外的警戒。在××和××

之間，適與第二批敵機航進的方向成了一條直綫，鄧勇士乃加足油力，一機當先，一幕最偉大的平頭衝鬥的蓉市空戰圖便展開了。

先是鄧勇士在前面的遠處，發現了幾十個小黑點，排成密密的，料想那一定是敵機，便放了信號指示僚機的準備攻擊。待敵機已飛近了，他就第一個正對敵領隊機攻擊起來，接着，馬余兩隊長也趕上去，各從敵機的死後處加入一團圍攻。一時敵我機槍格格！聲響徹天，數百條的火龍，在空中飛舞着。這一幕驚險的偉大的場面，贏得了千百萬市民們的叫彩，無不報以摺摺的掌聲，看的人，却早已忘記掉在警報中的恐怖心態了。

敵機羣的火網，是相當密集的。但我們流星羣大隊的英雄們，都是人人身經百戰，個個技術優良，今天「荒鷺」既已送上門來，就打擊它一個痛快吧！我們的鄧勇士這末想着。所以，誰也不管敵機羣火網的密不密，還是攻擊，繼續不斷的攻擊。敵機槍手在我們多次攻擊之下，就已大半的死去，這給了鄧勇士一個絕好的機會，加緊的連放了幾槍，只見敵總領隊機之右分領隊機已着火冒烟了，拖下一條長黑的尾巴，「唔」的一聲「司

匹靈」下來了。我們的鄧勇士又得了一架紀錄，「荒鷲」們遠迷了！

(三)勇猛的長追殉國！

敵機羣吃了一個大敗戰，喪失了一架分領隊機，隊形便頓起混亂，也沒有來時那樣的整齊和好看了。這，自然更增加了我們攻擊的便利和勇氣。追！再追！鄧勇士就追上去了，余炳蔚也跟着追上去了。一陣圍攻之後，三架到五架的「荒鷲」都先後墜落在仁壽縣屬之中興場的地方。

我們的勇士，的是胆量過人，他只知道向前追，他要追得敵機一架一架的全數摔下來，回不了漢口，那才開心哩。就在這一種單機戰二十機的英勇空前的追擊戰中，鄧勇士的機身，便也中上了幾個命中彈。但「飛機重於生命」的啊！勇士還背誦着這句訓詞，他就想保持操縱，從容的飛回降下，並沒有想到跳傘保險傘。

飛機這個東西，是最脆弱不過的。當勇士心中作這樣想時，機上的操縱器却已不靈

活了起來。機頭已向下倒栽沖下來了，這時，跳傘已來不及，可憐我們百戰百勝的勇士鄧副隊長從凱，就這樣的連人帶機，一齊倒栽在仁壽縣屬向家場之一條大樹上而殉國了！飛機是重於生命的，英勇的鄧隊長是已完成他最後的一個志願！現在以至永恆的將來，在仁壽，向家場，我隊長之英靈，將與日月同春，天地同存！

(四) 一頁身世

勇士鄧從凱，廣東防城縣人，現年二十六歲。在民二十五年，勇士先畢業於廣東航校之七期甲班，復見習於粵空軍司令部軍官班，三個月，再轉入中央航校高級班，又受訓三個月。所以勇士經過了幾個時期艱苦的鍛鍊，對於飛行與驅逐是非常之有根底的。殉國之前，勇士任流星羣大隊之××隊副隊長職。因平日辦事嚴謹，待人和氣，同僚間一向就很器重他不過的。是這樣的一種典型的人物，是這樣的一個典型的空中戰士，如今他竟以勇壯的追擊中殉國了，我們實不勝感慨系之！

「二一、四」蔡市的大空戰，流星羣大隊是完全勝利了。我們擊落敵機十八架，我們也損失了一個英勇的鄧隊長今後我們決以十個、一百個、千萬個的「十八架」，來抵償我們的損失！長暝吧！我們的勇士！長暝吧！我們的隊長！

九、記周志開

朱民威

(一)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中央航空學校第×期從中國各地招收了一批航空學生，當這批學生集中到南京時，由於入伍營裏第×期航空學生受訓還未期滿，這一批青年就臨時被指定住入大中橋營房裏。他們入營之後，正式的軍訓雖未開始，但是，高中與大學裏的生活形態已經逐一被改變了：首先頭髮都一律剃光，像一個真正的列兵一樣；穿上了草綠色布軍服，這些軍服的尺寸都大於這些年青人的身體，以致頗顯寬鬆。

其中有一對在河南開封讀高中時的同學，一個叫周志開，一個叫孫承宏，在頭一天晚飯後從各自的編隊裏會合着，在操場上散着步。

「這日子你過的慣嗎？」孫承宏問着。

「對於我的第一個夢想是不慣的」。周志開答着。

「你第一個夢想還是做明星嗎？」

「自然。」提到做明星，周志開就有點頹喪。

「我覺得若是咱們能學成飛行，像美國的林白，像我們中國的孫桐崗，不是比明星名氣更大嗎。」孫承宏十八歲，周志開十六歲，孫承宏就拿大兩歲的資格試行勸慰。

周志開覺得也對。由學飛成功一個著名航空家，這還比較更踏實一點。不過轉而想到別的同學告訴他說，將來一百人只能有四十人學得成飛，那六十人必需淘汰掉，他就反問着：

「你知道將來準能學成飛嗎！他們說，一百人之中有六十人要在中途淘汰出去的。」

「我也聽到說，不過，既然已經入伍了，我們還不太笨，好好的學，總可以學得成的。」孫再安慰他。

他們自己叫自己爲「大中橋的英雄們。」一個月之後，他們住入「小營」裏正式入伍，當了十一個月的兵。十六歲的周志開突飛猛進的在兵的操作裏把身體發育得結實而高大；可是奇怪的很，同學們都晒得一個個黃黑黃黑的，周志開的臉，手，身上，却總保持着白皙的膚色。

他放棄了第一個當明星的夢想以後，就沉默的當個兵。當兵也確實不需要說話，而要以行動就夠了。當兵期滿以後，航校初級班的訓練過程等着他們。經過帶飛階段，第一名單獨飛行就是他。考畢業也是他最早，然後升入中級班。中級班在杭州校本部。中級班受訓成績也很好，二十六年七月升到高級班，被淘汰的威脅不存在了。由於他爲人沉默，學科好，他分到偵察科，學了一個月，他目擊耳聞對日抗戰後偵察機駕駛員所做的工作是極爲艱辛；可是他的性格不宜幹這一行，就改入驅逐科學驅逐飛行。

由於戰爭關係，航校由杭州遷向武漢，向××，他也隨着遷移。在××畢業之後，他分發到志航大隊任見習官。

(三)

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十二點，周志開隨着張偉華隊長升在柳州機場的上空，第一次與敵機空戰。

實際上可以說，他第一次領略打人的滋味，因為這次來襲的敵機是九架轟炸機，打轟炸機，大家都知道一些要領，這次周志開得有一個機會實現他的要領。

他起飛最晚，所以當張隊長領了一隊已經編成隊的飛機在靠攏爬升時，他一架飛機單獨的落在後面。他飛行着，一面追趕着自己飛機的編隊，一面他試行在視界所及的天空搜索敵機。好，他發現了一羣黑點從北向南直航着，他想喊起來，當然他知道前面距他有一公里遠的自己飛機現在聽不到他的喊聲：若是等他的喊聲：若是等他飛近前面機

羣，再搖翼通知領隊機領着他一同去打這羣黑點，這羣黑點恐怕已變成小芝麻粒子那般渺不可及了。他想若是他此刻就把追趕領隊機的航向改過，一直對着敵機的航向線取一交叉綫去飛，他以為一定可以與這羣敵機遭遇的。

自然，這是有一點獨自立功的自私，但是處在時間延誤一秒空間即將相距一百米遠情況下，加以敵我兩方航向不同的間距，若不果斷的思定即行，那會坐失機會的。周志開把飛機向左轉彎，與原來航向成九十度飛着，注視着也朝他的航向飛來的那團黑點。他心裏充滿了喜悅。

那是九架日本九六式轟炸機。日本飛機的任務就是要通過柳州機場上空，投下炸彈來炸機場與場面上的飛機。他們看到了有一架雙翼綠色飛機向他們飛來，知道有一場戰鬥，就飛得更近更密。

周志開在飛近只距敵機五百米處對準敵機中第二小隊第二號機的發動機射擊。他這一射擊。敵機立刻也就把十八挺後座機槍從各自的後座上方集中他這一綫回射着。他知

道這些紛紛而來的火花與烟子是碰不得的，但是看到了自己的發光彈打在敵機的發動機上了，他就不顧自己危險，堅持在追擊，直到敵第五號（即第二小隊第二機）突然冒出一股濃黑的烟，又轟然一聲炸開落下，他方稍稍落後一點，仍然追着飛行。

這時候張隊長他們那個編隊趕到了，他們會合着重行攻擊，第二架敵機在編隊的合力下又擊落下來。

一落地，周志開就在飛機翼下，發動機上，機身前後找着彈痕。他是如此熱中於記下被敵機擊中的彈痕。軍隊裏就是像上物理化學以及數學課時要用實際東西或道理來證明一條原理一般，你打了敵機，有什麼證明？敵機落的地點，敵機的殘破機身就是證明，你自己飛機身上斑斑的彈痕也是證明。

（四）

二十九年夏季，敵機狂襲重慶，周志開每天爬上風雲變幻的夏季天空，打着敵人來

襲陪都的轟炸機。

這一段時間的工作是相當艱苦的，每天要坐在太陽底下的飛機坐艙裏。雖然是夏季，地面的炎熱只容許人們穿一條短褲一件背心即覺得很熱了；但是所有的飛行員却穿上草綠色雙層飛行袍，穿這件飛行衣到了天空三千尺左右，即覺得有點冷而單薄。因此，在地面的炎熱裏必須穿上這種雙層飛行袍流汗坐候着。

當敵機逼近陪都不到××公里了，毛邦初總指揮即下命令叫着他們作戰部隊的番號：

「第××隊起機。」

「第××隊起機。」

日本來的是九六式、九七式兩種轟炸機。他們常常派一架快速度偵察機，飛得很高的，先到陪都上空偵探，所以敵轟炸機編隊羣就能以遵照敵偵察機的情報炸完了重慶，取一條可以迴避我方驅逐機的路線飛轉去。

可是也不是那麼容易的能躲開我方的驅逐機攻擊，因為一個敵機大編隊行動起來，地面是看得清楚的，所以指揮所裏就把敵機位置，行動方向向天空呼喊著。根據這個無線電呼喊，天空裏的飛行員捕捉到一句二句指示，即刻就奔向北碚、璧山、青木關、這些敵機經過的地點上空去襲擊。

住在重慶的人，都在大空襲中生活過，也都具體的記得當年我們幾架，十幾架飛機與敵機大編隊苦鬥的情況。

蔣委員長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央黨部國父紀念週上說：

「敵人每天派來重慶轟炸的飛機。少則一百十架，多則一百六十架，每一架飛機平均至少有五個至七個人，就是他每天傾其空軍全力來侵犯重慶的人數，多則一千餘人，至少亦有七八百人。而我們用來抵抗敵人的空軍是如何？老實說，我們每天只要用空軍中極少數的飛機，就沒有一次不是將敵機大批擊落或擊傷，決不使他有一次能全隊而回的時候。僅就這幾次擊落的敵機來說，每天少則兩架，多則九架，而據敵人自己的廣播

稱，除被擊落的以外，每次被我空軍擊傷的飛機至少亦有十餘架……我們每架驅逐機每日要與敵軍五倍以上兵力繼續到三個至六個小時始終苦鬥到底。這就是我們空軍每次昇空以後要與敵軍作五次以上的激烈戰爭，而且每次作戰以後，每一隊飛機至少有三分之二，皆被敵機槍砲彈擊中的。甚至有一次，周志開同志所駕駛的飛機有被擊中至九十九顆槍彈，又加上一顆砲彈……」

周志開是跟所有那些以少敵衆的飛行員一般的勇敢。他在月光裏飛着，在太陽光裏飛着，在雨裏飛着，他瘦了下來，眼光却更銳利，精神更爲沉毅。他多少次鑽到敵轟炸機火網裏實行「吊尾」攻擊，許多勇敢的飛行員因此喪失了生命，不過周志開的勇敢性格裏還加上了幸運的成份，所以儘管一百顆子彈打中了他的坐機，却不會損害到他皮膚上任何一塊而流血。

(五)

民國二十九年以及民國三十年，真是抗戰期中最艱苦時期，那時候一切都是不利狀態，物價也拚命漲。在軍事上，敵人總要從我們手裏奪點什麼地方去，如拿去宜昌，拿去中條山等等。在空軍數量上，我寡敵衆，而飛機的性能，敵人也是勝於我方所用飛機多多。敵人零式戰鬥機，從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第一次出現在我陪都以後，我方所用海鷗式驅逐機決不是敵人零式機的對手，可是苦鬥必得支持着，憑着飛行員們無比的勇敢與犧牲精神，空戰雖不易造成擊落狡猾的零式敵機的記錄，却不斷的在各大都市及軍事要地展開。

民國××年春，志航大隊首次奉命到印度去接收美國租借法案借予我國的飛機。這次出國遠征，接收了頭大如獅以及鯊魚式兩種戰鬥機以後，使得志航大隊在作戰配備上煥然一新。

就在這一年冬季，十月二十四日，周志開奉命與杜兆華二人各駕一架獅型戰鬥機，飛到陝西南部去攔截敵人企圖入川的偵察機。周志開駕的是一號機，杜兆華隨着他，在

大巴山的叢嶺北麓上空飛着。高度是×千米，地面不時拍來密碼電波，指示着敵機的位置，航向。

敵機一共是二架，分別向南鄭川北區域飛來，在後面還有四架跟進。根據地面情報，他判定敵機先頭二架中的一架是在循漢水向南鄭飛，他們一邊盤旋，一邊就密切的聽着地面上的情報。

等到他們聽到敵機已到茶鎮的消息（茶鎮是漢水沿岸一小鎮），他們立即爬高至×千米，以便敵機到達洋縣時就好一推機頭衝下去，把牠擊落。

十一點五十五分，他發現一架肚子膨大的飛機，有點像飛船，由洋縣向西航進，他想想是不是敵機呢！

「還是逼近一點去看罷！」他想了下決定着就用無線電發出聲音來：「馬上跟我來！」他命令着杜兆華。

他一推機頭，飛機就側衝下去，他們與那架船型機愈來愈近，發現了飛船上有紅色

日徽。

這是洋縣到城固之間的途中，敵機航進着。他們則由高高在上的位置背着陽光俯衝下來，利用敵機機翼與發動機間的死角地位對之發射機槍與砲。他射擊之後，杜兆華也跟着如此去做。

他們第一次射擊之後，就緊緊追趕着敵機，敵機也因為牠左發動機被擊中起烟，馬上很快的轉了一百二十度的彎子，改向飛走。他們當然再度攻擊。這次他們衝到敵機尾舵下，對其腹部開槍。敵機又以一百五十度轉彎閃避，但其左發動機的烟愈來愈大，敵機一面加快速度，一面低飛於大巴山北麓的上空，平航圖逃，可是空氣不允許牠逃走，發火的發動機上的烟火愈來愈大，終於成爲一條烟火柱，遺留在敵機飛經的空間。

他知道敵機跑不了，但怕敵機用火滅機把火滅掉！又怕還有其他敵機在上空經過，以致自己方面吃虧，所以周志開就保持了高度在監視着，叫杜兆華：

「你跟下去監視他！」

不久一會，杜兆華那架飛機從下面爬高上來，周志開在耳機裏聽到杜兆華的報告，「敵機已經着地燒掉！」

他們這才返航，到站不久，聽說另一架敵機已由廣元回竄山西運城。他們二個人即刻又把加滿了油的飛機飛起來，這次沒找到敵機，因為已經打下一架敵機，所以心中尚不覺得太空虛。

回到四川基地以後，第×路空軍司令部來了電話給大隊部，說這架被擊落的敵機是類乎敵九六式轟炸機的一種飛機，有四個乘員，這些乘員們都沒有保險傘，所以在飛機起火之後，他們不能跳出來，只好與飛機同歸於盡的死掉。

在拿回來的飛機零件，機關槍等許多東西中，周志開只取了一張乘員身上所帶的小孩照片。他覺得，打下這架飛機不是什麼功勞，「任何人在我們當時情況下，都可以把那架敵機打下來的。目前我們的所用飛機在性能、速度、火力、設備各方面來說，都已經超過日本最好飛機而有餘的。」他對來訪問的人謙虛的如此聲言。

(六)

杜白靈小姐從一天功課中解放出來，她回到宿舍，看到一封信放在床上，信上寫道：

「後天，(星期六)下午五點半，我約了幾個朋友在家裏吃晚飯，希望你能來。不過得警告你，其中有一位就是那著名的周志開，這個人對於你們小姐是一個誘惑，你得當心，蒙谷。」

蒙谷是張教授太太，張太太有一個弟弟在空軍裏做轟炸機飛行員，與周志開是同期同學。張太太家裏常常有一些飛行員往還。杜小姐因為是張教授一個得意學生，所以也就與張師母弄得很熟，這麼他就認識了一些空軍人員。

星期六下午五點鐘，杜小姐到張師母家去。這是四川西部的一個校園裏的教授住宅區。比市區馬路較窄的校區路上，匆忙的走着同學們。張師母家在教授住宅第六號的樓

上。她走到樓梯上，已經聽到張師母的聲音，聞到香烟氣味，有四個青年男人站起來，當杜小姐先進去時。

這四個人中的一個，杜小姐不到等張師母介紹她感覺到那就是周志開。

「周志開先生」張師母指着一個高個子說。接着依次介紹其他二位，還有一位是張師母弟弟，杜小姐已經早認熟的了。

不久另外來了三個小姐，大家就幫同把桌子弄好，小姐們就談着各校的小新聞，間或也夾雜的談一些空襲，以及印度。

這天吃完晚飯以後，張師母的小客廳裏大家又聚集着談生活，男人們也只好裝做有趣味的樣子聽小姐們叫苦，隨後分手了。

杜小姐與同學們一道轉回宿舍，她不能抹掉周志開這個印象了，高高個子，臉子白白的，烏黑頭髮，鼻子高高的，嘴笑起來真甜，像一個孩子，臉上剃得挺光潔，身上穿的雖是黃布咔噠制服，却也整潔；而且表出青年人特有的身體美。

他說話簡短分明，在張師母家二點多鐘，沒有聽到周志開說上三十句話。這是一個拿眼睛與笑容來交際的男子。他對四個小姐以及張師母都是很虔誠的笑着，用眼睛含笑的看人。他沒有一絲的輕浮，更沒有一般人所認為的軍人的粗野。是的，這個人華西壩上的小姐們認識他的，都說他：「是一個濫交女友的壞男子」，這可能嗎？

杜小姐不相信這些說法。

一個壞男人，女人們可以在一場一分鐘的聚晤就能發出他的特徵來。兩個多鐘點的相處，杜小姐沒找到周志開的壞點來。她想，或者是人們不甚深刻的了解人家所致罷。

周志開從認識了杜小姐之後，也想，這是一個純潔的女人。周志開看到她隨便坦率的態度忠厚熱忱的舉止，覺得這個人是特殊于一般時下小姐們的一位。他自己覺得對於那麼多只爲了要他從印度帶衣料鋼筆手錶的女人們以及只爲了想享受他的肉體美的女人們厭倦了，是的，幾年以來，即使在重慶大空襲的時期，他所往還的女人全都是這麼一羣。他很失望，以爲人世間沒有什麼叫做玫瑰花在月光下這麼悠美的東西了，好，現在

他發現了這麼一個像玫瑰花一般的女人。他想他可以把過去的凌亂生活告一段落。

(七)

三十二年春駐防××驛總站。他所喜歡的一個同學叫劉孟晉的，也隨隊駐到他的附近來。

兩個人總是在隊上聊天，晚飯後，各自從相距不到一里遠的營房裏走出來，會合在公路上，二個人抽着烟，在黃昏的大道上散步。

周志開是不大說話的，抽着烟，聽着劉孟晉的話，劉孟晉是一個「書袋子」，一頭腦貨色，看事也分明，還有他那付慢吞吞的勁兒，二個人走着走着，就隨便什麼的談起來。

周志開還是不說話，最後劉孟晉把話說完了，問起他的杜小姐。

「你們以後怎麼樣呢？」劉問。

「以後還是這麼下去，她還早，目前讀大學二年級，二年之後畢業，我自己是不想拿婚約來拘束她的，說不定我會出了事，這麼下去，她可以讀完大學，那時候打完了仗，再說這些也不遲」。周志開挺深沉的一句一句吐着這些句子。

「我覺得你既然對她好，總該要表達一下，若是訂了婚，她也可以對你不至於感覺到捉不住了。」劉。

「那不會，她知道我是深深的愛她的，或者她可以懂爲什麼我不和他談訂婚的事。」周。

「你們有電話來說叫準備作戰嗎？」周丟開小姐的事，問到作戰。

「有的，吃晚飯時才聽到說。」劉。

「我們明天就要出動了，看起來，這次可以好好做點工作的。」周說。

他們算計着，兩年半光景不會痛快的打過仗，現在算是憑了鯊魚與獅型機，整個部隊的戰志旺盛極了。他們談了一些俯衝投彈的話，才又分手。

(八)

在三十二年五月六月這兩個月的鄂西會戰裏，周志開除了跟隨着大隊長去鄂西俯衝投彈，打地靶之外，他還單獨建立了一件奇蹟性的戰功。六月六日這一天，他在宜都投了小炸彈到敵陣之後，即飛過長江，企圖找敵機來較量一下。他到了宜昌飛機場，那上面空空的，已有一隻風筒斜飄着，（指示風向的標識）看看宜昌城，也沒能下手，他是不願意對非戰鬥員從事攻擊的，所以只好一無所得的返航。

他到了××機場，因為油已飛完，所以就落下加油，在他落下之後，他看到機械士與場伙們都慌慌忙忙的，就問一個機械士：

「有警報嗎？」

「沒有，不過有不明機八架以及另外不明機隊過巫山的消息。」機械士答着，一邊給他解保險傘。

他判定這八架不明機就是敵機，另外一個編隊恐怕也是敵機，他瞥見在他附近有一架漁魚機停着，就問：

「這一架誰飛的？」

「也是你們大隊的。」

「人呢？」

「他手臂上有一顆子彈傷，去包紮去了。」

「加了油沒有？」

「加過了。」

周志開趕緊跳出自己飛機，叫機械士跟場伙們：

「趕快把我這架飛機掩蔽到場邊的沙堡裏去。」

他跑到那另外一架漁魚機裏，下命令給機械士：

「開車！」

機械士就迅速的給他開車，螺旋槳轉動之後，他看一看各種儀錶，都還好。這時候他忽然瞥見遠遠的八架飛機奔向這個機場，就趕緊叫起機，他都來不及順着跑道起飛，就那麼把飛機從停機線上拉起來。當他剛一離地，那八架飛機即嗡嗡的到了頭頂上，轟轟的把炸彈丟在他起機的停機線與跑道區域。

周志開真是像火焚中的鳳凰再生一般，他並不是單單把自己與飛機從敵機的轟炸裏救出來，喘過一口氣就算了，他根本就是要去單機找這羣來襲的敵機羣算帳。他也不顧自己坐在飛機裏連保險傘帶都未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沒關上的危險。在這種狀態裏，他像一個騎無鞍馬的騎士般，熟練的飛着，可是地心吸力不會把無鞍騎士吸到地上的。他呢，若果敵機來攻擊他，就不能平飛，他必須做各種特技來戰鬥。可是那時候只要他的身體不為飛機所約束，只要一個差池，地心吸力就會把他從無約束的坐艙裏拉出來跌死在地上。

他來不及想這些，一離地，即用急上升轉彎（速度如不夠就要人機墜地失事）轉了個

一百七十度，連飛機腿輪都不及收上，就從敵機左後方攻擊上敵機的。（他打死了其中一架敵機的後座槍手）

敵機在機場投彈之後，第二次又來攻擊機場。第一批三架投過彈，遭遇了周志開的攻擊，即向前山逃出去。第二批三架就在機場上掃射着。周志開想，若是打機場上空的三架，必定來一個對擊。打了他們以後，若是對上脫離，自己飛機就暴露在敵機的火網裏，易被打中；要是向下衝脫離，自己憑空坐在飛機裏，一定被飛機下降力把他向上拋出跌死；若是敵人還有戰鬥機高高在上，一旦衝下來挑戰，更不能應戰。（因為人憑空坐在艙裏，沒有扣上保險傘帶；沒有關上座艙。）

他決定追出去，打那逃走的三架飛機。

單追過去，風吹得很猛烈，保險傘帶頸子上的鐵扣子在座艙外嘩啦啦打着外面鉛皮，像一隻警鐘在敲一般。他現在一心只惦記着敵機的距離，追着，一忽兒即越過了大山，到了分水嶺上空，敵人第三號機落後一點，周志開一看，忙把自己飛機位置由敵機

右後方飛到第二號敵機的後上方，對準敵三號機射擊一陣，敵方發動機起火，馬上即落了下去。（地面情報證實分水嶺落了一架打下的敵機）

他消滅了敵機一架之後，心中輕快得多，現在敵機只剩二架了，而且他還看到第二號敵機的後座槍口直向天空，顯然是槍手死掉或受了傷，只有敵領隊機的後座槍還對他抵抗，子彈不時打過來，他的顧慮既少，就飛得更近一點，距敵機只二三十公尺遠，平行在第二號機後上方一點，向二號後座裏望去，果然在裏面伏着一個已死的人。

二號機敵駕駛員也知道後座槍手死了，所以移動位置，調到敵領機隊左後方，好讓領隊機槍手便於射擊在右上方追擊的周志開。周志開這時又在想，若是跟二號機找死角來打，一定要飛到左後方，不如順便就開槍打敵領隊機。所以他待敵二號機從右後方調到左後方，他就瞄準敵領隊機發動機射擊，一陣濃黑的烟很快吐冒出來，但敵機並不下墜，仍然支持着向東飛。二號敵機一看見他的領隊機冒烟也就脫離開單獨向北逃跑，牠以為周志開一定去追受傷的飛機而放過了他。周志開這時候的確也猶豫了一下，打受傷

的敵機呢？還是打不會受傷的敵機呢？最後他認爲敵受傷飛機有落下可能，決定捨棄了受傷的敵機，就跟追着單獨北飛的二號敵機。

他們二架飛機一前一後過了萬縣河不久，二號敵機即飛過長江向東飛。周志開這時因爲只剩一架敵機了，所以在飛追途中從容的一邊追着，一邊做了不少必需做的事。他收上了腿輪，這使他的航行速度加快了不少。他一有空即從背後拉一根保險傘帶扣上，這麼把保險傘扣好，安全帶也扣上，座艙的密封蓋也關上了。他把這一切都做好了之後，覺得可以完全放胆了，現在即使敵戰鬥機全來，他憑着自己的全武裝，也可以不怕了，好，眼前他得來解決這最後一架敵機。

爲了打得有把握一點，他飛得很近，瞄定了敵右發動機與機頭之間的油箱部份打了一陣，「嗒嗒嗒」可是只見白碎片飛起來，不見起火，敵機受到這一攻擊，左搖右擺亂動一陣，像一條五花蛇受了打擊扭動一樣，很顯然是敵飛行員躲閃再被瞄準射擊的方法，周志開看到敵人如此頑強掙扎，就冷靜的關上油門，減少速度，慢慢跟着，等待敵人安

定。

在敵人安定下來平航以後，周志開又瞄定敵機左發動機裏面的油箱位置發射，「嗒」的槍聲下，仍然是一些白碎片飛揚開來，不見起火，敵機受擊。又搖擺躲閃。

這種無抵抗的攻擊，周志開感到有點無味。他不願做一個攻擊沒有抵抗力的敵機之英雄。他決定叫敵機迫降受俘，就從左面靠着敵機只二十多公尺遠，周志開搖動機翼，向敵機中飛行員示意。正當他示意時，那倭鬼却來一個迎頭撞，這一撞因為出乎周志開意料之外，差點把周志開的飛機碰上，幸虧周志開眼明手快。趕緊拉起機頭，把自己飛機只高三尺左右的越過了來撞的敵機之上，避過了去。

周志開知道招降敵人是多餘的事了，就緊跟敵後，瞄準敵發動機部，一扣槍機，即將敵機擊中，敵機線一片閃亮着白鐵塊，機頭向下垂直落去。

大火被風吹刮着從下落的敵機上冒出，敵機燃燒着落到長江邊的山脚下了。一共所用時候，只二十分鐘，周志開做了這麼些沉重而機敏的事。他一打完敵機即

趕回去，到了原來起機的機場，敵機已全都走了，機場上幾個草棚被炸燒着，場子裏有些炸彈坑，他又飛着，落在另一個基地。

二小時以後，基地司令部得到地面報告，敵機一架落於分水嶺，一架落在山江與雲陽之間，一架落在巴東，都是由空中燃燒落下來的。

(九)

蔣委員長得到了這樣一段奇蹟性的戰鬥報告，趁着鄂西會戰我方全勝的愉快，他老人家高興極了，請准國府頒給周志開一枚青天白日勳章，特准不經考試即晉升周志開爲空軍少校。

六月的一個黃昏，蔣委員長由周至柔主任陪侍，親自蒞臨基地的一間小小禮堂，號兵吹着三番號，部中全都筆挺的站隊致敬，蔣委員長主持這個頒授國家最高勳章的典

禮。

蔣委員長喊着：

「周志開同志」

周志開趕緊答應着「有」！隨即跟着軍樂隊的吹奏的調子，踏正步走到台前，對蔣委員長恭敬的舉手立正行敬禮。蔣委員長叫他上台，他又正步上禮台，敬禮。蔣委員長和藹的答了禮，就把青天白日勳章親自爲周志開佩在左胸的軍衣上。周志開在蔣委員長爲他佩好勳章之後，在禮台上又恭敬的向蔣委員長敬着禮，才走下來站着。

蔣委員長有一篇簡短的訓詞，希望周志開保持過去光榮，創造更大光榮，希望所有空軍都以周志開做榜樣，做模範。

這一種親切的訓勉真是像對自己子女一般，全部聽訓的空軍都在心裏感到領袖所訓示的幾點的重要而深深力行着。

(十)

周志開在六月底得到了七天的休假，那時候在昆明的美國十四航空隊渴欲一見這位創造奇蹟的英雄，航委會轉來十四航空隊的邀請電報。可是他私人却也接到成都來的一個電報，那是杜小姐打來的，上面說：

「有要事盼來蓉面商。靈。」

在傍晚的散步裏，劉孟晉。又與他兩個人細細的研究這七天休假是往那裏去。

「爲什麼白靈不來封信說明什麼事，而只是拍一個含糊的電報來！」劉問。

「總是一件要我快點去當面談的事。」周。

「他過去打過電報給你嗎？」劉問。

「沒有，這是第一次。」周。

「十四航空隊還請了什麼人去？」劉問。

「臧錫蘭」周。

「那這件事我以爲你該去成都，因爲昆明那邊，十四航空隊只是爲了對教愛利生的

斌錫蘭表示敬意。你不過是一個次要的客人，成都那邊需要你本人去才能解決事情，我以為你應該放棄去昆明的打算，立刻到成都去。」劉孟晉有一個頗為合乎理性的論斷。

「我也如此想着，就明天去成都罷。」周決定了。

第二天他由基地駕一架小飛機到成都，當日午飯時，他坐在杜小姐家裏的飯桌上與杜老太太，杜二小姐以及一位剛由北平來的杜家的姑母吃着飯。

飯後杜小姐告訴他，姑母來成都是爲了催他們一家人回北平，因爲父親在北平保管着家中那份產業，已經與南遷的家人分離有六年多了。這六年之中，杜老太太在成都因爲水土不服，得了肺病，人更加衰老了，就想回北平自己家裏去住，可是因爲兩個女兒都在這兒讀書，父親雖然來信催他仍就回北平去，總是遲遲不決。

「這次姑母自來了，就是要決定這件事情，我急了，所以打電報，找你來商量。」杜小姐源源本本把事情經過告訴了周志開。

周志開真是碰到了難題，按本心，他決不願意杜小姐回北平去。這一去，戰爭結束之後才能見了，一分開也就保不定各自命運如何發展。可是他不能明白自己與杜小姐的母親那一個在杜小姐的心秤上佔得份量重些。他知道杜小姐的純潔與坦率是這個母親的產物，是這個家庭氣氛的產物，母親也是杜小姐不可失掉的親人，他不能爲他自己叫女兒跟母親分開。

「你這件事當然叫我也很爲難，因爲你是愛你母親的，一旦你母親回去，你不跟，回去，你，你母親心裏都是一種牽掛。」周志開只好如此說。

「我也是這麼想，你曉得我從沒有離開過母親，不跟了回去，要曉得無所憑依似的。可是我不願在北平那地方過。這真叫我難透了。我想來想去，只好找你給我想一想」。杜小姐懇切地望着周志開。

「好在這件事情姑母既已來了，總可以從長商量一陣，今天不談這些了，我們還是去看看張師母他們去罷。」

「杜小姐笑着同意。兩個人挽着手在壩子上拜訪了張師母以及幾個同學住所，然後他們去看話劇『牛郎織女。』」

這七天，真是幸福的時光，固然一想到杜小姐要北行，周志開心中就不好受，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一個隨時會突然死去的不實在的人物，他自己從不想到放棄飛行與作戰來挽留杜小姐在成都繼續生活下來。一個在軍功上已樹立了基礎的軍人不肯如此想的。他既不能保證自己生命，當然他就不把這話說出口：

「你一個人留下，我照應你，像你的家庭對你一樣。」

七天還沒終了，基地上一個電報拍來：那簡短句子說：

「又奉備戰令，速歸。陽。」

鄂西的山一排一排的閃耀在他眼前了。宜昌江面的浩蕩的江水又在耳畔吼奔。鯊魚機的發動機聲也在奏鳴。周志開來告別華西壩裏的花鳥天下，對杜小姐說：

「我明天回去了。」

杜小姐也知道他的假期滿了，說：

「關於我的事，你能說兩句話嗎？」

「我不能說，若是我有那一份地面工作者的安全我一定留你不走，讓你母親由妹妹姑母陪着回去。你知道我現在沒有說一句多餘話的能力。」周志開很簡潔的把最後心意說出來。

杜小姐知道這男人是那麼多情，也那麼理智，就安慰周志開說：

「你放心回去好了，我和母親在一起還有好幾天可以商量，得了結果，我拍電報告訴你。」

第二天周志開仍是由一架隊上派來的小飛機把他接回去。

第七天頭上，周志開接到一個電報，那上面說：

「母妹北回，我留蓉。靈。」

他心中感到一種感謝的情緒，這女人是犧牲了伴母親的情感，在等一個兵呢。

他飛着，並不是又去鄂西。飛機要補充，他的白白皮膚晒在印度的烈日下，辛辛苦苦的從印度洋海濱一架一架把鯊魚機飛回祖國基地來。

他工作得挺順利，杜小姐無疑的是鼓勵者。

(十一)

三十二年十一月，敵寇猛攻常德濱湖地區。

志航大隊又在拚命了。這次很好，他們在周至柔主任指揮之下，由張廷孟司令官命令着每天去掃射常德一帶的敵人兵馬。

周志開已經出擊鄂湘一帶達十九次之多了，到出擊二十次，他可以得到一枚一等宣威獎章。

這時候他已經有一枚二星星序獎章，這是他一年前保有擊落敵機二架時得的，另外，在他一次擊落了敵機三架之後，他又得到一枚五星星序獎章他還有因為出擊五次以上

所得的三等宣威獎章一枚，此外，有一枚空軍中只他一個人得有的青天白日勳章。他像一個小孩子喜愛一些精緻玩具似的，對這些金屬製品一盒一盒玩賞着。客人們來向他討看時，他笑嘻嘻的把這些東西一件一件給客人看，像孩子對客人展列心愛的玩具一般。

現在，他希望能以得到一隻一等宣威獎章，因為只差一次出擊就可得到這東西了。常德會戰中，他得到了滿足，每天前線出擊，使他得到了滿二十次的記錄。

在十二月裏，一天傳來一個情報，說敵人在漢口機場集中了一百多架轟炸機與零式機。

他心中生了一個念頭，要單機出動一次，到漢口機場去挑戰，最好能與敵零式機挑戰，擊落了敵機然後再轉來。

他這麼想，就這麼幹。

他請求上面能以發一個偵察漢口的任務給他，上面也覺得去一下是可以的，就允許

他。

(十二)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在鄂西山區一個小機場裏，同隊的人送着他。

人把他保險傘帶拉上，讓他扣好，他自己試了車，飛機良好，與送行的人握了握手，他關上密封蓋，笑着，點了一點頭，就滑行起飛了。

這是像作一次普通飛行一般，也像去作一次客一般，這個機場等着他回來，電台也渴望聽到一點他的無線電話。

可是，沒有聲音，沒有信息。他從十點到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沒有消息，基地上的人急了，他爲什麼一直不拍個電報來。

這一天太陽落了山，還沒見他飛回，司令部早已通知防空部，一發現有飛機迫降，即刻報來。

晚間，電台打開了收音機，收到了漢口敵人一條廣播，大家聽着血都凝結了，那聲音由中國人的中國話，說道：

「今日十二點三十分，中國飛機隊前來漢口機場實行偷襲，我地面設備略有損害，我神武飛鷹立即升空與之從事激烈空戰，當將敵機全隊覆滅，僅餘一架沿長江南岸負傷飛逃，我機亦有二架損失。」

全部事實揭曉了，這就是周志開十點鐘起飛以後所做的事。

(十二)

周志開不在了，他一生很單純，抱了個做明星的理想，可以說是由愛美出發，結果做了飛行員，變成了追真理殉道義的軍人。

三十二年三月間他信從基督教，這與他的家庭傳統是不符的。父親是一個司法界裏的老法官，母親是一個做京兆尹的侄小姐，中國的儒家與官府氣氛造成了家的傳統，他

却覺得基督教是美的，寧靜的，可以叫他趨向美滿。

他平素胆極小，怕蛇，路上一條蛇滑過，他都驚慌的避開；他怕小的昆虫，從不傷害任何生物。航空隊裏打獵風氣極濃，他不去做這些事。

這種態度影響到他作戰主張。他不願做打敵人陸軍地靶的工作，如像俯衝投彈，掃射等，都不願做，只愛與敵機作戰。他認為人類應該和平，不應戰爭，可是要戰爭，也只是在雙方同等條件下比較戰士們的優劣。

可是他放棄了這些個人的成見。他自知年輕，讀書不多，國家命令重於一切，所以他執行命令總是徹底而有成效。

他是河北省灤縣人，却長大在河南省開封地方，說話有點河南音。

關於他死後，他老太太不肯收受國家特卹金一段，另外我要再詳為記述的。

附記：

周志開殉國以後，金緯第一個把他的成仁告訴我，他要我去看劉孟晉任肇基他們，可以找到周志開全部的資料。

以上所記，大多由劉任等處得來，一部份是我直接由周本人處得悉。

在激烈的爭取民族生存之關頭，民族中優秀份子常是先成仁取義，爲民族開路。文天祥的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永遠可以安慰這一代的青年戰士們的！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十、記翁心翰

朱民威

(一)

民國二十四年初夏，北平城區的翁家庭院裏，翁文灝先生在讀一張報，兒子心翰從外面回到家裏，自己肩負了一個行李包，喊道：

「爸爸，我們的軍訓結束了，日本人不允許我們這麼做，大家今天分手時都哭着鬧着喊着。不過，我已經在早幾天報名投考中央航空學校了。」他說到這裏，把聲音放低下來，「我的第一步體格檢查已經及格，兩天以後我們報考航校初步及格的人集合南下，到南京覆試。不過請爸爸別讓母親祖父祖母知道，就說我去考南京中央大學好了。」心翰把話剛說完，屋子裏祖父走出來了，他趕緊喊道：

「爹，我回來了。」

「好，這幾天就謠傳日本人要到黃寺（北平市高中學生集體軍訓地點）去搗亂，你們沒有出什麼事嗎？」祖父問。

「沒出事，日本人提出不許學生軍訓，我們沒訓完，就提早結束了。我已和同學約好，過兩天到南京考中央大學，剛才和爸爸說這件事。」他把臉轉對爸爸，「你答應嗎？」

「他去南京考中央大學是很好的，爸爸也同意吧，」父親把兒子的表面詞句轉問祖父。

「去吧，北平這地方空氣也太壞了。」祖父頗以爲然的答應下來。心翰高興極了，把行李包提到屋內，見母親與祖母去了。

一個月以後，翁家客廳裏的燈光照着一張南京寄來的信紙，母親讀着信上的辭句，一人都在椅子上坐着聽：

「我已經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學，現在已搬入校中住宿，以後家中在北平居住若是不便，也可以闔家南下，我也不會遠念着家中人，家裏也可以常看到我的。」

祖母很懷念南方故里（翁家是寧波人），聽了信上的話，很高興，笑着。

一家人都在作南歸的打算，只有文瀨先生一個人曉得兒子做什麼，但是他也笑着，心裏有點沉重，暗自想道：

「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的不爭氣，結果把擔子都放在下一代孩子們的身上。孩子們本該活潑的在學校裏去享受教育，結果却要做一個戰士。現在也沒有什麼可回轉的了，歷史似乎定了這麼發展的，聽任孩子去罷！」他笑着，但心中却有些歉然，他不能把這點歉然的心意暴露出來。

（二）

空軍第八期飛行學生在學習飛行過程中，還學習了從杭州向中國西南部撤退中的生

活。

離開杭州笕橋校部時，各人都只帶了一個背囊，穿一件軍衣，還有一枝步槍，不能帶的東西都放在軍房裏。

當他到了昆明，杭州失陷消息傳到，他頗爲傷心。

民二十七年冬季，他以三年多的辛苦學習，獲得了前十名的等第，挺立在昆明中央航校第八期飛行學生畢業典禮的閱兵台下，受着長官們的嘉勉與期許。

鮮花，軍樂的鼓號，酒宴，以及老母親老父親兄弟姊妹女朋友的笑臉，把他們這一期的好日子裝束成狂歡節日一般。

他這天寫了封短信給父親：

「父親，我在今天學成了，馬上我們就要去西北受作戰訓練，車過重慶時，我一定要回到家中來過一兩天的。若是父親覺得可以把我學飛的事解禁的話，我以爲此正其時矣，免得家中在我穿了軍衣回來時弄得情緒不寧，反使三年餘久別後的小聚不能歡暢

守祕密的爸爸在某一天的家聚中，對家中人說道：

「心翰已畢業了，不久要到重慶來。」他頓住，笑着，望着心翰的祖父和祖母。

笑傳染到老人臉上，祖父把眼睛迷縫着說：

「三年多了，照片上看起來，臉子還依舊，不知道身材可長高一些？」

「別要回來了都認不識了呢。」祖母老是怕孫兒長得認不得了，祖母一想到孫兒就以爲還是跟她老人家在一個被窩裏睡覺的小孫兒樣兒。

「可是他不是讀西南聯大，而是學的飛行。」父親還是笑着。

「那爲什麼？」祖母驚愕了起來。

「爲什麼這幾年都不給我說？」祖父也提抗議。

「人各有志，翰兒他那年氣得飯都不想吃，若是我不同意他去學飛，他即使讀大學，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父親不說了，望着家中人。

「學飛。」祖父口氣軟下來，拖長了聲調：「我也不會反對的，只是這孩子身體不見得特別好呀。」

「學了飛之後，他跟我們要愈離愈遠了，我以為他回來了，該可在家中多住些時候。學了飛，那一定是天南地北到處飛了。」祖母難過以後的聚合時間少了，臉上抹去了笑容，眼光裏添加着失去了什麼的神情。

「還是不要多想罷，國家多事的時候，各人家中也得出點力。母親，你有四個孩子，總該可以出一個去當兵的。」父親開始勸說。

「我不是怪你，我覺得這孩子身體並不怎麼特別好，他如果不學飛，他還儘有貢獻國家的途徑。爲什麼不可以學開礦、學煉油、學交通、而偏偏讓他學飛？」祖母的懊喪並沒有立刻消失，發揮着他的想法。

父親不作聲，心中還是堅持着，兒子的志願不可阻撓，兒子身體是不大頂好，但既然合格，既然心願做第一線天空戰鬥員，爲什麼要把他拉下來放在礦界裏煉油廠裏呢？

祖父說道：「別說了，他已飛上天，還是在他回來時，大家好好的親熱一下，人家兒孫學飛的多着呢，親熱一下要緊，心翰這幾年的日子恐怕也苦夠了。」

「那到不，只要看他照相的臉形確比離家時好，就可以知道沒有吃什麼苦的。學飛的在物質生活上，不會壞的，這孩子走這條路是對的。這幾年家中寄去的錢，他來信說多半省給一些讀大學的中學同學用，這些美德若是他讀一個普通大學或許不會學到呢。」

(二)

二十七年歲暮，兒子回家了。

他先到重慶城裏爸爸的辦公地點，跟百忙中的爸爸見了面，父子的見面很親切，兒子跟爸爸握手緊握着。爸爸仔細的端詳兒子容貌身材，然後坐下心裏想：「沒有什麼變，還是從前樣子。」問道：

「什麼時候到的？」

「剛到一會兒。」他把隨身帶的手提包放在一邊。

「你先回家去，我晚間可以來的。能住幾天？」

「後天去成都到蘭州去，在那邊的驅逐總隊受訓六個月以後分發，才知道調駐那裏。」

三年多的軍官學校教育，把兒子練得不肯多說話，見了爸爸也沒一句多話了。爸爸在辦公室裏一會兒有電話，一會兒有公役拿名片進來，一會兒有卷宗夾子呈上來，秘書及各主管也不時進來，兒子說：

「我去家裏了，晚間爸爸一定回來吧？」

汽車在重慶市區向沙坪壩翁家開駛，家裏看見主人汽車來了，看見出來的不是主人，而是一個矮小的軍人。母親先看出這是二兒子，高興得眼睛射出了飢渴的光。兒子幾年不會跟家人在一起了，一見面，跟母親握起手來。母親笑着看他的臉。黑黑的膚色，

如同初別離家時一般，眼睛是灰黑色的，靈活得還像初生時，只是嘴唇上有了黑影子，這是二十三歲與二十歲的分別。

母親看着握在手中的兒子的手，比離家不同了，大而有肉，紅潤的澤色顯出兒子的青春正旺。母親撫摸着兒子的黃馬褲呢軍衣肩背，是有力的堅實的肩背啊！兒子像爸爸，個兒不高，但頗英武、活潑。母親聽到兒子說：

「媽，我過的好嗎？」

媽不答，笑着點了下頭，貪心的看着，像不久這過得好的兒子要失掉一般。

x

x

x

晚餐桌上，全家都聚集着，弟弟和妹妹把話題一個一個提出來問，母親，祖母，祖父都逼得伸不進話頭來，只好笑迷迷的看着他去答覆這些飛機飛行的話頭，以及別人的空戰故事。不久爸爸的汽車又在門外響了，爸爸的皮鞋踏得地板咯咯的響。爸爸的身材出現了，全餐桌才把弟妹們支配的局面以正過來。

兒子答覆了一些爸爸的詢問以後，提到了地圖：

「爸，你和丁瞿二叔叔的地圖如今是我們飛行的指南針呢。這，你在當初想不到罷？」

爸笑着，說道：「想不到。你們用這個圖可有什麼困難？」

「沒有困難，這個圖的好處就在有顏色標高。美國教官與顧問也都以為這是中國的一大成就。」兒子給爸爸一點鼓勵，雖然爸爸聽多了鼓勵；但對於作飛行員的兒子的這一段却滿意的笑了。

x

x

x

在飯後，客廳裏，祖母追究着他心愛的孫子：「爲什麼要瞞着我去學飛？」

「祖母，你在北平時，當風聲鶴唳的民國二十四年，是不是也當心日本人飛機要來轟炸城裏呢？」

祖母點了點頭。

「倘若日本人飛機來炸我們，我們沒有飛機就只好挨炸了！」孩子說了下去。

祖母又點着頭。

「我也不想當兵，但是生在這個年頭，眼看着我們要挨炸，若是我能上去抵抗一下，不是可以救些人命嗎？」

祖母又點了下頭，但心中都不忍說出一句想頭：「你救人，自己不危險嗎？」

「爹爹一生研究學問，現在在政府裏做事不都是爲了國家和人民嗎？」孫子又在逼下去。

「我不過順着家中一脈相傳的意思做下去，而且祖母你可以放心，飛行不一定有什麼危險的，跟日本飛機作戰，也不一定就非死不可。」孫子索興說到家中担心的所在。

母親插進一句話：「心翰，你已上了天，我們不會硬拉你下地的。別談這些了，說些別的罷！」

(四)

在蘭州。

洗臉水潑到地上，一層亮晶晶的薄冰立刻結起來。這種嚴寒的隆冬，在飛機場的大地上，驅逐總隊的見習軍官像兵一般的列隊跑步作早操。

太陽出山以後，見習軍官們開始飛行。用的蘇聯製造的海鷗式與蒼鷹式驅逐機。

翁心翰在這訓練營裏完成了戰鬥飛行訓練。二十八年夏季起，開始擔任成渝上空的防空戰鬥工作。

民國二十八九年，成渝迭遭空襲，翁心翰被派在第三大隊任飛行員，隨着部隊轉戰成渝上空。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成都空戰，他開始擊落敵人重轟炸機的紀錄。那一架敵機落於成都東南二十公里的稻田裏。

民三十年去仰光，接新飛機返國以後，他調入空軍第十一大隊四十二中隊。從此依

然轉戰於鄂湘等地。

民國三十二年春，他第一次去印度，在印度洋濱沙漠機場，他接受了「下層」機的飛行訓練。返國以後，又駐在重慶担任空防，並不時前往鄂西前線，偵察敵情，轟炸敵人船隻，掃射敵人兵馬車輛。

這時他已因功升任第四十一中隊副隊長，協助張唐大隊長率領部隊從事戰鬥。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十點二十分重慶空戰，他又創造擊落敵機紀錄。

根據中央社披露翁心翰的戰績是三架又點零四架敵機記錄；其掃射敵人兵馬以及炸敵陣等戰績，亦甚輝煌。

可是，他每次作戰決不告訴家中，僅僅父親知道。他知道父親可以支持得住對他安危掛念所生的痛苦，若是讓家中別的人知道，那一定是難受的飲食不安。

(五)

民國三十一年，在成都××區，他認識了周勁培小姐。

勁培是翁心翰同期同學周培恭的妹妹，安徽合肥人，錢子謨兄談到勁培：

「我那年由安徽西部出來時，周家三姊妹也由安徽西部向後方流亡，一路上他們都赤足穿草鞋行路，能吃苦，體格精神都很健朗。」

金燁談到翁心翰的婚姻，說到：

「他很簡單，周小姐在空軍子弟學校教書，同學中歡喜這女孩的很多。心翰往還幾次以後，判定這是一位很好的配偶。就告訴周培恭說：「我對於令妹勁培是很傾慕的，現在我決定要娶她，你以為如何？」周培恭說：「我不能發表什麼意見，你們自己的事，你們自己去辦好了。」別的人聽說心翰愛周勁培，就退却下來，不久他們就訂婚結婚。」

兒子結婚當然是一件喜悅的事，祖父母尤其高興。結婚只有兩個星期婚假。這一對年輕的人住在一起。假滿以後，新郎又回到空軍營房，只是在外宿假期方可回到家中團

聚。到三十二年夏季完了，心翰決心要勁培去成都讀齊魯大學，一個安心讀書，一個安心打仗，有短期休假時再聚會。

這種犧牲自己老家與新家骨肉團聚的表現，是最令人感觸的，我讀到他一封信：

「我們分別是爲了時全中國因受敵人壓境而流離的人們早日得以重聚。一旦他們可以返歸鄉土過聚合的親切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永不再分開而與我們的祖父母父母親兄弟姊妹在一個屋子裏廝守着。我相信我們全中國人們的聚合是可以實現的，我們一家人的聚合也跟着要來到！」

(六)

三十三年初夏，翁心翰第二次赴印度洋濱接收美國鯊魚機。

在沙漠空軍區，他接受鯊魚機戰鬥飛行訓練，每天在拂曉時即開始飛行，從各種小動作到大課目，他都練習着。

接着是射擊課目。從空中拖靶射擊到地靶俯衝射擊，小角度俯衝（滑翔）射擊，以及天空飛機照相槍射擊，影靶射擊，全部做到。

最後是轟炸訓練，一種超低空投彈訓練也做了。這位副隊長處處不落人後的學習。

可是，點小也不小的魔折來阻撓了。一天他忽然感到腹部不適，到美軍醫院檢查，是盲腸炎，立即由美空軍醫官施行割治手術，按醫官規定，割盲腸手術施行後需一個月的休養，但是翁心翰只記着國內戰局，衡陽保衛戰正打得吃緊而沉重，高又新、劉尊、劉寶琳、吳國棟等同學都在衡陽外圍拚命，他急于要趕回國參戰，在第十四天，他對美國醫官說道：「我已經好了，打算出院。」

美國醫官搖搖頭，說：「不行的，你必須住三個星期，然後才可以出院。出院以後你還得休養一個月。」

第二天，他又作同樣的請求。

第三天，他再說。

醫官說：「你允許我試一試你的腹部創口是否痛疼？」

「你試好了！」翁心翰不知外國人怎麼試，但決心要出院。美國人把他腹部用手掌輕按着問道：「你感覺痛嗎？」

他感到有點不舒適，但是他答道：「沒有什麼。」

外國人用手指骨節敲打着按在他腹部創口上的手背，由輕而重的敲打，問道：「如何？」

「沒有什麼。」

「如何？」

「不痛。」

其實外國人敲打時，他是痛的，但他忍耐着，他決心要早日出院返國作戰，所以忍着痛，老說「Nothing」外國人弄到最後不敲打了，看了他好久，說道：「我知道你下了決心了，你明明是痛，你額額上的汗珠就告訴了我，但你一定要出院，你們中國人就

愛這種忍受苦痛的行爲，我有什麼辦法。孩子，我應允你後天出院返隊好了！」

第十八天他出了醫院。在隊部休息不到二十天，就飛着鯊魚機，通過黃沙蔽天的印度沙漠區，喜馬拉雅山的駝峯，回到了成都空軍基地。

(七)

湖南戰爭在九月初旬已由衡陽外圍戰演變爲廣西境內空軍基地與交通線的大爭奪戰了。在×岩基地，張廷孟司令官用洪亮的嗓音指揮着第四大隊日日出擊寶慶以至桂林外圍的敵陣。第四大隊的戰鬥員從五月參加中原會戰以來，一直是四個多月在第一線敵陣飛翔着，張司令官決定把第十一大隊的生力軍也使用到湘桂線上。九月十三日灰塵漠漠的天空，第十一大隊一部分參加湘桂戰鬥的騎士們就由翁心翰率領着由華西向湖南行進。

出征的前夕，翁心翰與夫人周勁培在他們家中收拾了一點出征時的應用物品，心翰

在拾檢衣物時說到：「這次出征，大概得隨湘桂戰局爲轉移，地點也不會確定，但我每到一地，必給你一個電報，並託空運機給你帶信好了。家中你可給我寫封信去，就說到西安駐防，他們就不會擔心了！」

夫人點了下頭，說：「我在家裏，只盼待你的信。你再忙也要寫二個字給我。重慶家中我爲你寫信去好了。」

兩個人並沒有什麼不好受，雖然漫天飛雲，象徵着風險與不祥。報紙上湘桂綫上的日日失利消息也確實有點令人氣悶，可是丈夫是必得去拚命的，丈夫從印度那麼急的趕回來，目的就是爲湘桂綫，如願以償，丈夫多麼痛快。

在家中分手後，心翰到隊部很早就睡。九月十三日天氣雖然不好，一天細霧似的飛雲，但第十一大隊的出征機羣依然趕到某某基地，轉往某某基地。到基地以後，心翰在飛行員休息室裏從電話裏給張司令官報告：「我翁心翰，十二點三十分領隊到此，現在機場。」

張司令問道：「來幾架？」

「××架。」

「都好嗎？」

「都好。」

「休息，吃飯，晚間全住在我這裏。」

「別的沒什麼吩咐嗎？」

「今天好好休息，準備明日出擊。」

他命令借用的四大隊機械員帶人去檢查飛機，命令備飯，然後就和四大隊的戰友們暢談着一切。他特別仔細的向王慶利隊長祝瑞瑜副隊長問到湘桂線敵情以及炸掃敵人的經驗。

晚間他到張司令官所住的花園裏謁見，同桌吃飯。張司令官很親切的說了敵情以及出擊要領，然後叫他們今日到的全部人員早睡。

九月十四日，十一大隊出擊全縣，炸縣城，掃射三里橋，斃敵人員二百名。

同日再出擊炸龍王橋，掃射范家祖山一帶敵陣。

九月十五日出擊二次。九月十六日出擊羅家坪諸家坪。該二地被炸起火。

(八)

九月十六日

湘桂線上，灰濛濛的雨雲散佈在天空。

不是出擊的氣候。幾天以來，第四、第五、第十一大隊的出擊均冒了危險，可是地面情形太惡劣，空軍若不出動，情形只有更壞。美國人對於我們飛行員這麼瘋狂的穿雲來去，搖頭嘆息道：「中國人的戰鬥是這麼不顧一切，我們不以爲然。」

十六日天氣更壞，從湘西南飛過××山脈時，什麼都看不到，雲氣在飛行時像滾滾而來的噴霧，那裏來的這麼多的雲呵！

翁心翰在大編隊裏担任着第二編隊的領隊，目的地是興安到桂林沿線。

過全州時，看到這個江邊的城有白烟在冒昇，房屋不完整的破壞了。

湘桂鐵路黑色線條與公路黃帶子顯然可以從雲縫中顯現。

在興安縣城附近的公路上發現敵人兵隊在行進，翁心翰首先衝下去掃射，接着把炸彈拉了下去。榮駱兩隊員也跟着炸射。

敵人顯然準備了抵抗，砲彈打上來，翁心翰感覺不對，似乎腿部受了一震。

他還是掃射着逃在公路兩邊的人馬。

返航時，他還忍痛向桂林飛。看見桂林城區也有白煙數起裊裊上升。

榮駱二人保衛着他一路飛着。

可是他的羅盤打壞了，他想叫榮駱捨開他自己回去，但無線電機也壞了，他不能發話，只好俯側機翼示意。

可是，他們二架不肯走開，一定跟着他飛。

地形地物看不到，雲蔽着地表，他只好領率在雲中飛，憑着經歷，以及壞了的羅盤，他勉力飛着。

油量表指針一點點的轉向零，他腿部的彈片傷也陣陣痛起來。血由熱的流變成冷的凝塊。他覺得眼力有點不對，似乎雲霧多起來，要侵入到座艙裏來。

他沉重的迫降下去，地面不平、油盡、人受傷。這些因素組成了迫降失事：他的生命在頭部胸部撞破流血中像海邊的小帆船般漂去了。

(九)

翁心翰，一個本可以被造成爲博士，學習成一位物質建設工程師的，却成爲靈魂的工程師。他把自己的生命燃亮了中國黯淡的局面，像一盞不滅的燈點在大道上！

他的八期同學熟知他的人像金燁，劉仰高等都一再爲我分析他的特點：

(一)當兵時，處處吃苦耐勞，比別人總要守法些。他要做到使人忘掉他是要人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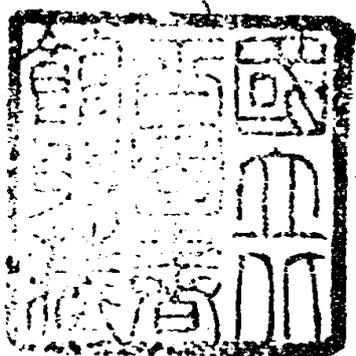
這一觀念。

(二)十年同學同飛同戰同生死中，沒有人說過「你，部長少爺！」這句輕視話。人感到愉快，因為農家與部長子弟在一起並不感受部長子弟氣餒的壓迫。

(三)始終在學成飛行後，不由隊部的戰鬥生活請求改調學校教官，或者地面勤務，或者第二線任務。

(四)敢于正視世俗人所畏懼的死亡途徑。只要爲了他所追求的和日本作戰這一目的，他可粉身碎骨以赴，對骨肉之親亦可以不留戀。

我參閱他的日記，發現他不大佩服人的；但是對於張唐天副大隊長離十一大隊時，特別表示敬佩。這也是他多年與人相處的一點真知。



卅六年七月五日

第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二——三〇〇〇)

空軍忠勇故事集

定價國幣五〇〇元

編輯者 周 佐 治

發行者 青 年 出 版 社

印刷者 美 吉 印 刷 社

地址：南京四牌樓

電話：三四〇一二轉

版權所有

.504

